



中華人民共和國
發展國民經濟的
第一個五年計劃

1953—1957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5 6954B

第十三回

閩閩傳疑玉人勞局外
鄉農受侮怪客入城來

這時，鹿太太在上房，吃過了早點心正享着她們旗下太太的那一份清福，自己閑躺在皮榻裏，伸了兩腿，却讓小丫頭搬了個小凳子放在身邊，捏了兩個弱小的拳頭，只管在腿上搥着。他口上啣了一枝旱烟袋，斜斜的伸了出去。由臉邊縷縷的噴了出去。這時，聽差把劉老實帶來的東西，全放在門簾子外面，報告一聲，說是莊子上劉老實送了好些個土產來了。鹿太太聽說，一骨碌爬了起來，掀着門簾子，向門外看着。取出嘴裏的旱烟袋，向菜籃子指點着，笑道：這小黃瓜兒，市面上是還沒有賣的東西，這就很有個意思了。喜珠兒，你把這黃瓜拿去給我洗兩個來，切着拌一碟來吃。還有這些好青椒，別糟蹋了，告訴廚房裏，給我預備下一隻子雞。回頭炒辣子雞吃。喜珠兒看了這東西，也是很高興，跟着太太的話，把東西拿走了。鹿太太看了小黃瓜兒的青翠顏色，很是可愛，又彎腰拿起一條來，在腰裏掏出手絹來，在黃瓜上摩擦了一會，還自咬着咀嚼。女僕看到太太對於土產，這樣的感到有味。也就走過來湊趣，說這些東西，在鄉下怎樣興種的。怎樣風乾的，說了個牽線不斷。鹿太太道：莊稼人是有個意思，只要我們作主子的，稍微待他恩寬一點，他決忘不了你。

你瞧，這劉老實，只爲我上次對他說了幾句恩惠的話，有了一點新鮮的東西，就巴巴的送了來。這老頭子，我要獎賞他兩句。怎麼門房裏把東西拿上來了，偏沒有他一句話呢？女僕道：他由鄉下老遠的來了，不能來了就走開的，大概引到廚房裏吃飯去了。鹿太太道：好，你把這些東西拿下去，瞧見了他，引來見我。女僕得了太太一個好字，也是非常的高興。不多大一會兒工夫，逕直就把劉老實引到上房的堂屋外來。他老遠的向鹿太太請了個安。鹿太太問道：你這麼大年紀，有什麼東西送進城，叫你兒子跑一趟得了，何必還巴巴的要你自己來。劉老實笑道：小孩子懂的什麼呀？要他傳過三言兩語的，說不到不要緊，別是把話弄錯了。太太不是打聽秦少爺的事嗎？昨日，他又到我們莊子上借馬溜去了。說着，把一隻手高高的舉着。不先不後，在他這樣一舉手的時間，鹿小姐正是由裏面屋子走出來。秦少爺那三個字，是比什麼字音還是響亮。送到鹿小姐耳裏。遠遠的就撫弄了手帕子在門前站住。劉老實到也遠遠的就向她請了個安。鹿太太回頭看到，便問道：你怎麼也在這時候出來了？鹿小姐道：上次我和劉老實說了，把五色牽牛花同草茉莉的花籽給我帶些來。劉老實道：牽牛花就是喇叭花呀。現在下籽，恐怕是遲了一點罷？鹿太太道：這事好辦，管他遲不遲，下次有便人上街，你給她帶一些來就是了。我現在要問你的話呢？秋蓉，你到裏面去等着。鹿小姐

向母親看了一眼，只好縮回去。鹿太太靜靜的站了一會，估量着鹿小姐在門裏已是走遠了，才向劉老實問道：他跑到咱們莊子上去借馬騎，難道他是兩隻腳走出城去的麼？劉老實道：我也是這樣透着奇怪。問過他的。他說聽到有一匹黑馬，腳程很好。騎着試一試，他原騎了馬來的。鹿太太道：你那匹黑馬，還沒有名兒嗎？劉老實笑道：莊稼人的牲口，都是在莊稼地裏用的，談不上什麼好壞。鹿太太道：那末，他爲什麼說你的馬很好，要借着騎一騎呢？劉老實笑道：我也是說，這是透着新鮮，所以特地進城來稟明一會兒。鹿太太道：你既是巴巴的進城來要稟明我，爲什麼要我叫你，你才來呢？劉老實道：我一到門房裏，就同門房裏二爺說道，請他回太太一句話。可是………可是………他想着不好直說，便抬起手來搔搔頭髮。鹿太太道：這鹿升委實可惡，他們專欺侮鄉下人。他就不知道沒有鄉下人，會把他們活餓死了。劉老實看到太太生聽差的氣，分明是自己惹下的禍，這就不敢接着向下說了。只是站定了，向鹿太太苦笑着。鹿太太道：那秦少爺到莊上去的時候，除了借馬，沒有說別的話嗎？劉老實道：沒說別的。末後，他要賞我的錢，我沒有敢收下。鹿太太點點頭道：好罷，下次有什麼事，你再來告訴我，你去罷，劉老實去了。這一番話，可是給鹿太太添了一番心事，而且起了莫大的糾紛，把鹿小姐芳心都嚇碎了。在這天晚上，鹿曹在燈下和太

太談話：說到外面這些時候緊張的情形，他右手拿了鼻烟壺，左手伸開了掌心，把鼻煙向手心裏倒着，然後沾了這鼻煙，向鼻子眼上亂擦，皺着眼睛打了兩個噴嚏，這才架起腿來，向鹿太太道：現在的革命黨，更不得了。天都可以踏翻來。鹿太太道：怎麼了不得呢？鹿普歎氣道：今天城裏派了隊伍到十里堡捉人，一個六十來歲的老革命黨兩手放着手槍，這裏幾十個人都對付他不了，眼睜睜望着他跑了。後來幾十個人把他圍困往在夢地裏，也莫奈他何。後來有個是白衣騎白馬的人，把他救了去。接着又是穿黑衣騎黑馬的人，在槍林彈裏面亂殺一陣，誰也攔他不住。鹿太太道：什麼？是個騎黑馬的嗎？鹿普道：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？你知道這個騎黑馬的人嗎？鹿太太道：我是個不出門的人，那裏知道革命黨？騎黑馬騎白馬？鹿普笑道：要是你也知道革命黨的行為那就好了。軍隊就有法子捉他們了。可是看你那種神氣，問的很出神的，我以為又引起你肚子裏的鼓兒詞了。鹿太太捧着旱煙袋，很是吧吸了幾口，笑道：你以為我除了鼓兒詞，就不知道什麼嗎？鹿普笑道：除了鼓兒詞，你還知道什麼呢？他將右手的食指，磨擦了左手心的鼻煙，祇管在鼻子眼口摸擦着，很顯出一種藐視的樣子。鹿太太噴來一口煙來，笑道：我倒並不是疑心這個，疑心那個。我覺得秦家大少爺，是個很奇怪的人，常常的跑到城外十里堡，同那些騎馬練把式的人磨混。在昨天，他還到

我們家裏莊上去借的馬呢。鹿普道：他借馬與這事什麼相干。鹿太太道：出事的地點，到咱們莊子上不遠，因為你說革命黨是騎黑馬鬧事的，這樣子巧，所以我就有點疑心了。鹿普道：這話誰告訴你的？鹿太太道：劉老實爲了這事，特意的來告訴我的。今天的晚飯菜，不有新鮮黃瓜嗎？那就是劉老實帶來的。鹿普聽了這話，不由得聲音抖顫起來道：這……這……這話，可是不能瞎說的？你幹嗎告訴我。鹿太太聽了，向他瞪住限道：怎麼？我不能對你說嗎？鹿普道：人家都疑心小秦是革命黨，這樣一說，昨日的事，簡直是他作的了。鹿太太瞪了大眼睛，望着鹿普，那聲音也有些抖顫了。因道：這樣的事，你好隨便說人家呀。鹿普道：這也並非我一個人說他，我們同僚有約會的時候，都是這樣說。秦鏡明的大兒子，行爲有點彙不住。鹿小姐拿着一本新出的雜誌，正是斜坐着屋角，有意無意的翻看，這就突然的偏轉頭來，向鹿普道：不呵！秦伯母跟前，祇有一個少爺呀。鹿普道：不管他是幾兄弟罷？反正秦鏡明有個兒子，在外面有點兒胡鬧，這可是實情。鹿太太道：人家說你也跟着相信嗎？鹿普道：可不是？若是這次在我們莊子上借馬出去跑趟子的是他，那就大家所說，騎了黑馬在鄉下耀武揚威的，一定也是他。雖然我和鏡明，十分知己的朋友，但是他的兒子，有了這樣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我們爲了忠心朝廷，那就顧不了私事，祇有據實稟明撫院，讓上憲去

秉公辦理。鹿太太道：若是那麼着，秦家一家人可不得了。鹿普道：那有什麼法子呢？前些時候，劉觀察爲了這事，到我們家來了不少趟，總問秦鏡明父子怎樣？鏡明和我有二三十年交情，我還有什麼不明白的。祇是他這位少爺，我實在無從答復起，由現在的事情看起來，老秦縱然乾淨，小秦爲什麼常到十里堡去，爲什麼昨日要借我們的馬？這是大可以問上一問的。據我看，這孩子十有八九可疑，他一來是留學生，二來素日行爲不規則，三來常到鄉下去。四來，他昨日借了我們的黑馬去騎，恰好昨日鬧事的。就有一個騎黑馬的。鹿太太道：這樣子說，你是把他算定了是革命黨了。鹿普道：自然啦，我們若是真憑實據的，知道他是革命黨，那還有什麼客氣，簡直就把他殺了。現在祇知道行爲不端，那就先把他當作革命黨罷？鹿太太聽了這話，倒沒有什麼，鹿小姐坐在那裏：雖然是一點不動，可是他懷裏那本雜誌，却是拍的一聲，落到地上來了。鹿太太聽鹿普說話的時候，已經不停的向自己姑娘身上看去。這時看到鹿小姐懷裏那本書突然落下地來，這就笑道：你離着燈那樣遠，大概看得眼花吧？鹿小姐微舉着兩手，正待伸個懶腰。見父親臉上板板的，立刻把手垂了下來。鹿太太道：你身上倦了你就去躺着罷。鹿小姐道：那末，阿媽，（族人稱父之謂），我可先去睡了。鹿普點了點頭。鹿小姐請着安走了。她到了屋子裏，見自己親信女僕站在身邊，這就向她

道：劉媽，我今天給你一晚假，你可以回家去看看。劉媽笑道：大小姐好好兒的放我一宿假幹什麼？鹿小姐站着沉吟了一會子，臉腮似乎紅了，接着就微笑道：我有一件要緊的事，告訴你，你可別當着是玩笑。劉媽道：小姐吩咐我的話，我怎敢當着玩笑呢？鹿小姐連連的搖了手道：你還是別讓。你出去之後，你一直就到秦公館去。那個小三兒，你不是認得嗎？你告訴他，他們在我莊子上借馬騎的事，我們已經知道了。劉媽道：巴巴兒的走去，就是對他說這麼一句話嗎？鹿小姐道：可不就是這句話？你聽着這句話，好像沒什麼希奇嗎。劉媽笑着，沒有作聲。鹿小姐道：你笑什麼，可是人家知道了這句話，要活好幾條命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劉媽笑道：小姐你說的話，我還有不相信的嗎？可是我巴巴兒在深更半夜去告訴人家這一句話，那算個什麼意思？鹿小姐道：我不是告訴你了嗎？可以救幾個人的命。魯能去說，你就是救了他們幾條命。劉媽本來就願意同小姐効勞。小姐既是說得這樣的鄭重，更是要努力去做了。當時自回房去揀了衣服，悄悄的走出公館去了。鹿小姐把這事情做完了，心裏就算落下了一塊石頭。但是說也奇怪，就像害了什麼病一樣，自己總感到坐不安，也只好早早的睡覺。然而睡到了枕上，翻來覆去，總是睡不着。次日天色一亮，就起了床了。因為所有的男女僕人，都沒有起來，只好自己找了一把冷的溼手巾，擦了兩擦臉。這就站在院子裏

，看看陳設的一盆花景。僕人們起來了，都很奇怪，爲什麼小姐起來得這樣的早。只好靜靜的觀察究竟，倍加的小心伺候着。到了九點鐘的時候，秦家却派來一個聽差，說是請這邊太太小姐過去門牌。所謂請鹿太太去門牌，那就是一下陪筆。因爲鹿太太根本就不認識牌，鹿家的聽差上去一回。鹿小姐就知道昨晚所帶的信，已經達到了。便笑嘻嘻地走到母親屋子裏去，向鹿太太去報信。鹿太太還沒有起床呢，只說了早一點回來，並沒有提到自己去不去的話。鹿小姐回房去趕快修飾了一番。昨晚請假的劉媽也回來了，她已經知道這是怎麼回事，趕快告訴馬房裏的人，給小姐套車。在鹿小姐心裏估計的時間，約莫是半小時以上，驟車就在街上走着了。憑了鹿大人小姐的資格出門，本應當是放下車座前的簾子的。究竟鹿小姐是大方一流，不肯把簾兒放下，半藏掩了身子，向外張望着。當他走到大街上的時候，只見三四名帶紅纓帽子的人，手上各拿了長竹板子。後面一條粗麻繩，捆了二三十名莊稼人打扮的漢子。那繩索捆的情形，還是很結實，連人家兩隻手臂，同人家的腰，一帶圈兒套住。這樣網住一個，又連着網住一個，這一羣人，是一連串兒網着的。在這一羣人後面，又是幾人背了槍枝的兵士，挺了胸脯子，氣昂昂的在後面跟着。鹿小姐連連的問趕車的車夫道：這是怎麼了？賭博呢？還是烟犯呢？車夫道：全不是！不見後面擁着這些瞧熱鬧的人，全

說是拿革命黨嗎？正說着車子向前也推轉不動，那些看熱鬧的人，擁擠着挨肩疊背的，把路塞住了，大家哄哄的議論着看革命黨。鹿小姐手扶了車棚架，昂起身子來，仔細向前看看，所謂革命黨，大家哭喪着臉，低了頭，一步挨着一步走。那在後面的大兵，口裏不住的吆喝着，快走快走，鹿小姐道：胡鬧！這分明是城外的莊稼人，怎麼會是革命黨？車夫道：他們這些當差的人，就是這樣。奉了差委出去，不肯空了手回來交差。捉不到革命黨，就捉老百姓出氣。鹿小姐道：縣道官廳不問好歹，就可以亂捉人嗎？車夫道：他們愛捉誰就捉誰，誰攔得着？鹿小姐聽着這話，不免呆了一呆。恰好這個時候，那車子前面的人，擁擠得更厲害，不能前進。鹿小姐對前面望着，不住的皺了眉頭。頭子口裏發急道：怎辦怎辦？車夫道：小姐既是要趕着到秦公館去，那我們就彎了一點兒路，由小路走罷。鹿小姐道：由小路走是可以的，不過別把彎子彎大了。車夫道：既是小姐那麼說了，我們就趕着車子罷。接着口裏嚙嚙兩聲，揮着馬鞭子就讓驢子跑起來。鹿小姐只要車子跑得快，可就不管自己身體怎樣，只是手扶了車棚子，支持住了身體，讓車子跑去。車子雖然跑得十分猛烈，車夫看到鹿小姐一點也不攔阻，這就放開了胆子，直奔向前去。這一口氣跑到秦公館門口的時候，鹿小姐已是在車上顯得頭昏腦暈，週身的骨節都要離開合不攏來。所以車子停了，她還不急於下車，依

然盤腿坐在車墊上，定了定神，直等秦公館聽差看到，迎上前來，才手扶了車門，緩緩的走下車來，開着步子，兀自有點兒前仰後合呢。小三兒正在大門口玩耍，看到她來了，一聲兒不言語，扭轉身子，就向書房裏飛跑了去。鹿小姐看在眼裏，却緩緩的向裏面走。走到第二進屋子裏，平生果然由側邊迎了出來，遠遠的就點了個頭。今天鹿小姐的態度是更大方了，這就站定了向他笑道：大爺，你今天沒有出去罷。說着話，狠命釘了他一眼。平生很坦然的，點點頭笑道：我照常每天出去溜一趟馬，現在還沒有到時候。鹿小姐道：我說，大爺你幹嗎偏要在這日子溜馬。知者呢？說你是每天都是這樣慣了的。不知道的，豈不要說你是……說到這裏突然頓住，而且微微一笑。平生道：那末，那就是革命黨。鹿小姐道：大爺你不要說這話，以為自己是好人，人家就不疑心你是革命黨的，鄉下的莊稼人，會是革命黨嗎？剛才我從街上過，就看到用繩索縛了一大串子，也不知道是那個衙門裏人幹的。若說這是革命黨，那就四萬萬人，個個都是革命黨了。平生笑道：鹿小姐這話很有理。照說，距離那日子也不會怎麼遠的。鹿小姐呆呆的站在來屋中間，向平生望着。她出門，照例有一個女僕人跟着的。今天大概出來得匆忙，身後並沒有跟人。所以她只管在這裏站着，也沒有入來干涉。平生因為她還是舊式的貴族小姐，不便表示得太接近了，也只好遠遠的站定，向她微笑

着。鹿小姐站得久了，自己似乎也有些省悟，於是把臉子一紅道：我自然是不懂的什麼。不過我是個直性子人，心裏有了事可攔不住，所以昨兒個……說着，回頭看了一眼。平生笑道：沒什麼，有話鹿小姐儘管說。鹿小姐笑道：我也不用說了，大概你已知道。平生兩手叉着腰，點了兩點頭。鹿小姐笑道：那麼，我也不用多說了。我到上房見伯母去。平生站在大廳旁邊，什麼話也不說，只是對鹿小姐的後影望着。鹿小姐已是到後進去了。這就回轉身來向大門外走。看到小三兒站在一邊，向他連連的招了兩下手道：你同我一塊兒上街去。他說話的時候，臉色都漲得通紅的，語音也格外的沈着。小三兒看到這樣子。就知道少爺這脾氣發的不小，如何敢違抗他的話，緊隨在他的身後，在街上直奔。一口氣就跑到警備道門口去。果然的，那大門裏柱子下，却有一大羣莊傢人。在那裏很擁擠的站着。看那些人身上，全是攔腰繫了一根很粗的麻繩，而且是連串的肩膊在一根繩子上。平生不由得胸一挺，就要搶上前去。小三兒早是連拉了他兩下衣服。平生回頭看時，見一個短八字鬚的人，身上背了一隻帶木架的箱子，半側了身子，站在很遠的所在。只看他鼻梁上，架了大框遮風眼鏡，草帽戴着低低的，很不容易看出是誰。只是他那高大的身軀，挺直的腰幹，招開了認得，那正是郁必來，何以他也會到這裏來，這可很奇怪了。因爲他心裏這樣想着，就不會擠着

向前。郁必來可背了那書架子，緩緩的走到了前面。因爲走得慌張一點，那箱子角，可就在平生身上一碰。當他走過去好幾步路的時候，還回轉頭來看了一看。平生會意，隨着他身後就走了去。走過了一截街道，郁必來可回轉頭來向他笑着低聲道：你老在這裏看什麼，仔細一案子也把你綁了去。平生笑道：我就知道是師伯。你看這些莊稼人，真是作孽，我們有什麼法子去救他們呢？郁必來四週看看：這就笑道：大街上莫談國事，他一面說，一面向冷靜的小巷子裏走了去。到了冷巷子裏，郁必來才止住了脚步，向他笑道：你以爲我們就沒有法子救他們嗎？平生也前後看了兩眼，便興奮起來，胸脯一挺，微笑道：既是老師伯這樣說了，我就打起精神來，跟着在老伯後面去作。但不知師伯有什麼法子？郁必來笑道：你看這開封城裏的紅帽子花翎。全是作威作福，了不得的大人物嗎？在我眼裏，不過是一羣大混蛋。只憑上次四合軒開的那小小玩笑，你也可以把他們看透了。大街上也不是商賈事情的所在，你到這地方去找我。說着話的時候，他在身上掏出一枝四寸長的短筆和一張草紙，一面走路，一面寫着。寫完了，就把張字條塞在平生手上。笑道：回頭見罷。我已請一個怪客進城來演這一齣好戲了。他把這句話交代完畢，就向轉彎的小巷子裏走去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有個人騎着棕色馬，很快的擦過去。平生雖不會看清那人，却見郁必來回轉頭向馬上望着，似乎

彼此很快的，打了一個招呼了。那人一身黃塵，好像是來自鄉下，大概是剛進城呢。平生站在街邊，對這匹馬過去，就怔了一怔。小三兒趕上來，低聲道：少爺，那個人我也認得。平生這就明白了。低聲喝道：你知道就不必說了。你先回去罷。若是大人問起我來了，你只說我出去買東西，不久就回來的。那鹿小姐……說着，他倒沉吟起來。小三兒道：她問是不會問的。當了鹿小姐的面，我到上房裏去對太太稟明一聲，就說少爺買東西去了；平生笑道：你這小鬼頭兒，肚子裏倒還有一部子春秋。那麼，就是照你這話去辦罷。小三兒聽了這話，笑着去了。在這天深夜，平生方才回家，小三兒問他看到了那個騎馬的人沒有。平生笑道：你問這些話幹什麼？過兩天看熱鬧就是了。小三兒對於三拳兩脚的事，或者還可以想出一點道理來。若是藏着機巧的事，他如何可以猜得透。少爺這樣說着，他也只好存在心裏而已。

第十四回

風鶴頻驚滿城迎御史
衣衫不整高座弄庸官

到了這日晚間秦鏡明由一家公館裏回來，聽差們紛紛傳說，爲了上次臬台衙門跑走兩個革命黨，巡撫並沒有向北京上奏摺子。這事讓朝廷知道了，現在密派了一名御史到開封來查案。這御史坐火車到了鄭州，就下了車，改穿了便衣，前來私查。又說是警備道擅捕良民多次，有人到北京去告了御狀。所以這次御史到開封來，恐怕有好多官要遭殃呢。平生聽了滿家的男僕們，紛紛傳說着，也就很從容的踱到上房裏來。只見自己父親兩手擲了水烟袋，在屋子裏踱來踱去。很久的時間，對秦太太道：這幾個月，我們在銀號做的來往帳，沒有三千兩以上的數目嗎？秦太太坐在椅子上，瞪了眼望着他道：那何止呢？鏡明道：我不是那個意思，是說我們有沒有一次存過去三千兩以上的數目呢？秦太太道：大概有兩次罷？鏡明且不說什麼，先跌脚喚了一聲。秦太太道：你歎什麼氣，難道我們在銀號存幾個錢，這也是犯法的事嗎？鏡明道：存銀錢自然不算犯法。可是都老爺來了，他要查銀號裏一查賬，一查出這樣整批的銀子向銀號裏存，要問起來這款子是從何而來的。我們怎樣的答案呢？秦太太把臉一偏道：怕什麼，我們作官掙來的錢。他們在北京作官的，一批十萬八萬的

，向外國銀行裏存着，御史就不去查嗎？秦鏡明道：在北京作官，是北京官場的事，在開封作官，是開封官場的事情。那怎樣可以打聾？秦太太道：那據你說，在京外作官的人，就應該守窮的，可是在北京住久了的人，誰不想調外差發一筆小小的財呢？秦鏡明道：打起官話來，這話就不是那樣說了。人家只要抓着把柄，就栽你一下子。秦太太道：據大人的意思，我們應當怎樣？款子已經是存在銀號了。假如怕這件事，難道我們不認有這大批款子存在銀號裏嗎？鏡明道：就是只有趕快把這帳想法銷了它。可是又怕銀號裏人笑話。所以我捧了烟袋，只管在這裏來回的走着。說完了，眉皺起來緊緊連到一塊。平生在這個時候，已是慢慢的踱到屋子裏，站在秦太太面前來，面上帶了笑容，好像有話要說的樣子。秦太太這就回過臉來向他望着，問道：你有什麼話說，這事你小孩子也知道嗎？平生道：這也無所謂小孩子，只要是大家看得出來的事，我也看得出來。秦太太道：那末，你就說罷。你看你父親所說的話，你說想一點什麼法子呢？平生笑道：這是很容了解的事。京裏既然派了御史出來辦案件，不能無頭無腦的跑到這裏來。也不能像鼓兒詞上說的八府巡按，無論什麼大小訟事民間隱情，一律包辦。秦鏡明手上捧了水烟袋，本來還是來回走着的，聽了這話，突然站住了脚，向平生望着道：你這話，多少有點理由。但不知道御史到開封來，究竟爲了什麼事？平

許道：爲了什麼事呢？自然就爲的是查辦革命黨的事情。以前跑了那兩名革命黨，不過是因無心而失察，總還可以原諒。若像現在警備道所作的事，把許多莊稼人，不問好歹，一案子網到衙門裏去，這是有點出乎人情的事。雖然朝廷有旨，說是捉到革命黨，格殺勿論，但決不是見人就抓。若硬是這樣作去，那也太沒有王法了。鏡明站着，抽了兩袋水烟，微微的笑道：你這倒像是受了那些老百姓之託，來替他們請命的。平生道：不管是不是老百姓請我的。父親想想，這件事若是讓到開封來的御史知道了，他可能不參上一本？而且這樣大的事，比跑走兩個牢囚，總要大的多吧？既是跑走兩個牢囚，都把御史驚動了，試問捉了這些個莊稼人。會不會驚動御史？鏡明對他這話也沒有加什麼批評，只是抽水烟。當時平生也不便多說，自走了。當天晚上，那些內外聽差們，依然紛紛議論，說是北京有御史要來，這事決非小可，不定有幾個人要掉腦袋，不定有幾個人要摘頂子。平生雖聽不到這些話，小三兒聽了，却是很高興，得着什麼消息，立刻就來告訴平生。平生橫躺在床上，把脚支着高高的，嘴裏不住的格格發笑。到了次日早起，這傳說是更大了，全說御史今天就會來，至於什麼時候到，是個什麼樣子，却不知道。平生聽說，只是微微笑着，並不參雜一句話。待得到上房裏去張望時，鏡明老早的出去了。平生看到母親坐在木炕上抽旱烟袋，只管是緊緊的皺了眉

頭子。也像是很有憂愁的意味。便道：媽在家裏發急幹什麼，御史來了，也不會牽涉到人家內容的事。你瞧父親很坦然，照常出去應酬去了。秦太太道：他那裏是出去應酬呢？一早接了人家的信，同去接御史去了。平生道：到那裏去接御史？秦太太道：御史若由鄭州來當然要在車站下車。他們都到車站上去接了。我想這些大官也太糊塗。御史即是由京裏來的，不會打一個電報去問問嗎？平生笑道：打個電報問誰？問軍機處嗎？問內務部呢？問郵傳部呢？本來這就是京裏祕密派來的，若打電報去問，是毀破政府的紙老虎，地方疆吏，那更是下亂子罷？秦太太笑道：怪不得了。他們大家去接御史，可又不是懸燈結彩，擺下隊伍正堂堂的去接。只是挑那在北京人眼熟的官兒，分散在各城門把守。大概只要看到御史來了，算是碰着的，他們就可以恭恭敬敬款待欽差了。平生笑道：這到有個趣味，我也跑出去看一份熱鬧。秦太太道：那也好。你看那形跡可疑的人，你可趕快給你父親一個信。若是你父親接着了御史的話，在中丞面前，也是一件大大的功勞呵。平生也不駭母親的話，自笑着出門去了。開封城裏，這天是成了一種不可形容的忙亂狀況。驛車小轎，備着鞍轡的馬，總是在一叢護衛之下，在街上跑着。把守城門的統營兵，穿好紫花布的褂褲，紮了青布包頭，也各背了一枝來福槍，在城門洞子裏站班。哨官們穿了馬褂。繫着戰裙，頭上戴紅纓大帽子。在

城門卡房裏恭敬的坐着。卡房外車馬牲口，接連的停住，站了半邊街道。除了三司不便出來，首府首縣正印官，就老早的出來了，只是不張揚，怕惹起老百姓懷疑，所以還算是便衣便帽，在卡棚子裏等候。車站上那一組，更是人多。在遠處一望，人頭上是一片紅頂，原來由官員以至差弁，都是戴上了紅帽子的了。平生心裏有數，也料着車站是要比較熱鬧，所以他出得門來，逕直就奔車站。在開封平常的規例，城裏頭的官吏，迎接遠方來的官吏，那是不許老百姓上前觀看的。今天迎接御史，却不是一件公開的官差，並沒有兵隊排班，也沒有彩亭子，老百姓來來往往的照常往來，却沒有在事先躲閃。及至看到車站許多戴大帽子的人，才紛紛後退。那個時候，老百姓見了官，官見了外國人，都是骨軟身酥的。所以車站上這些差弁，並不用得怎樣去轟趕閑人，那閑人也不會迎上前去。平生趕到車站，見那不敢進站的老百姓，各背箱櫃行李，向街上走回，各人臉上，全都表示着詭異的意味，爲什麼今天這樣熱鬧，有的說接欽差大臣的，有的說送撫台出去私訪的，甚至有人說攝政王帶了皇帝出來私訪，所以許多文武官員都在這裏接駕。平生雖然看着好笑，但是也就想到，這事確已轟動了全城又極其高興。自己且不向前，遠遠的站着，對了車站裏望了去。不多大一會子，自己家裏的差人，却很匆忙的由前面走過來。平生抓住他的衣服道：公館裏有事，你回去罷。說

着這話，伸手把聽差頭上的大帽子取了下來，就戴在頭上，聽差道：少爺，你也要進去看看嗎？不必戴大帽子可以進去的。平生笑道：這個你就不必管我了。自己戴了帽子，這就逕直向車站裏面走了。那個時候車站裏面，戴大紅帽子的人，紛紛的來去。遠遠聽到汽笛鳴鳴一陣叫，站上的人，更是像熱石上一羣螞蟻一樣，找不着頭路，推來推去。同時，嗡嗡的一陣人聲，也不知道是驚訝，也不知道是欣慰，那空氣突然的震盪起來。平生把頭稍微低了一低，只跟着在人浪裏面擁擠。不多大會工夫，那個黑圓點的火車頭，一直衝到面前來，那些觀看的羣衆，也不知是一種什麼衝動，大家就像河堤決口，流水一般的向火車邊衝了去。那車停止了，車上人雖因這裏官員多，不敢下來，但是稍微胆子小的人，究竟有點兒含糊，僅僅很零落的幾個作小生意買賣的人，背了包袱，抗了籬筐帶走帶擠的滾下來。其中有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，是一把蒼白的鬚鬚，臉皮紅紅，兩隻大眼睛，精神頗透着飽滿。雖然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灰布長衫，可是頭上戴了青紗瓜皮小帽，戴了很大的一個紅疋疽。在長衫外面，繫了一根青布腰帶。兩手攏了袖子，扁担抗在肩上掛了一個大紫花布包袱。扁担上綁了一把雨傘。在他腰帶裏，插了一根旱烟袋，在烟袋咀子旁邊，垂了一個烟荷包。照這個人樣子看起來，那完全就是一位鄉下老人了。可是許多接欵差的官老爺，個個都把眼睛特別加大的睜

開，對於火車上下來的人，全用全副精神去觀察研究。本來火車上下來的人就很少。看到車站上這些個翎頂輝煌的人，全是退退縮縮的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唯有那個老頭子態度從容，什麼也不顧忌，在平常的老百姓身上，決作不出來。其中有幾個老作京官的，便疑心這是御史劉鐵珊，這位劉御史正是通紅的面皮，蒼白的鬚子。他是直隸滄州人，說北方話而重着。因之有一位能幹的候補縣，硬了頭皮子，迎上前去問道：你這位老先生，貴姓是劉嗎？他裝着很害怕的樣子，向後退了一步道：不，不，我姓張。可是他僅僅只說這幾個字，却是一口道地的滄州話。那候補縣這就有五六分猜到了，拱拱手道：這不要緊，請你老先生說實話。我們現在迎接一位劉大人，同你先生的面目很相像。你老先生，不就是由北京來的嗎？那老人笑道：雖然是由北京來的，但是由北京來的人也很多，在很多的人裏面，找一個相貌相同的那也不算什麼難事。他把話說到這裏，態度是更加從容。顯然把剛才那番退縮的樣子，更透出來是假的了。於是稍微調皮一點的老爺，都圍攏了上前。各人心裏想着，不怕都老爺微服而來，到底讓我們看破了。這種迎接御史的大功勞，決不能讓那候補縣一人得了去，趕快獻殷勤罷。大家成了這分兒思想，自是一擁上前。那人見來的人越圍越多，這就站在人叢中，向大家拱手道：我是個鄉下老頭兒，各位有話好說。你們若是把我嚇倒了，那就人命干

天，不是鬧着玩的。秦鏡明以能吏稱，自也是在車站上接人的一個，他正站月台上，東西張望。平生由人叢裏擠到了父親身邊，這就輕輕的碰了鏡明一下，低聲道：爸爸，不要錯過這個機會，這個人方面大耳，態度從容，決不是貧寒人家出來的老人，既是大家都向前包圍他了，便算鬧錯，也不是我們一個人的錯。鏡明被他兩三句話一提醒，也就衝到那老人面前來。那老人一時疏了神，却向鏡明招招手道：秦鏡翁，久違久違。只他這樣一打招呼，所有包圍着的官吏，不知不覺的轟然了一聲，那意思也就是說，他居然和秦道台認識，決對是御史無疑了。那開封府戴高銘，心裏一機靈，就搶上前一步，把右腿一屈，請了一個安。立刻將懷裏磨寫好的一封手本，兩手呈上。躬身道：卑職開封府戴高銘恭迎欽差。那老人將手摸了一摸鬍子，笑道：既是各位已經把我認出，我劉鐵珊也不必再爲隱瞞。但兄弟奉皇命在身，是密查的職務，諸位款待，一切不敢拜領。只望將來我要翻什麼案卷的時候，多多給我便利，那就很感謝。現在請各位回衙。我要一人步行出站。戴高銘道：卑府備有小轎。劉鐵珊道：這不用貴府煩心。兄弟可以坐小轎，也就可以受其他一切款待了。兄弟出來以來，一切行資，都是自備，若是受了地方官的款待，對自己的前程，不大穩便。只是兄弟對開封城裏的街道不大認識，請貴府派一兩名跟隨，替我引路就很好了。在場迎接的官吏，當然不敢

強迫劉鐵珊受款待。但最低的限度，總也要知道御史大人住在什麼地方。現在他答應派兩名跟隨跟了他，那無論如何，可以知道他的下落，就這樣答應了罷。那戴高銘心裏連連轉了兩個念頭，便向劉鐵珊躬身施禮，答應是是，於是叫了兩名跟隨過來，讓他取下頭上的大帽子。派一人在前面引路，另一個人就來接劉鐵珊肩上的籬担。他却搖了兩搖手道：不用不用。由北京抗着這副籬担到開封，我已經抗慣了。若是不讓我抗，我就走不動了，那末你們就不用替我引路了，我自己去找路吧。戴高銘看到他這樣子，不敢勉強：這就掉轉臉對兩名跟隨說：你們一切聽欽差大人的便，不必多話。劉鐵珊臉上帶着微笑，自背了扁擔籬筐，向站外跑去。現在這些迎接的官吏，不像以前取着包圍之勢了，老遠的閃開了一條人巷，讓他從容走了過去。他走路的時候，兩手籠住，緊緊的抱住這扁担在懷裏，一步一回頭的走着，看去倒好像有些害怕。因之這些大官，雖把他當了北京來的御史，可是心裏頭還在奇怪，怎麼他又是縮頭縮腦的。不過擱在心裏，誰也不敢說出來。這時，所有在車站上的幾千隻眼睛，全都射在這位老頭子身上。假如這老頭子要咳嗽一聲，在場的人，也就不免跟了他身子一哆嗦。他似乎知道在這些人包圍之下也是不能走的。所以步子是非常的緩，費了很久的時間，他才出了站了。在站的人，不看見了這位欽差大人，就像狂風推浪一般，互相擠着猜說，

這到底是怎麼回事。不過大家雖存着一分懷疑的心，可是大家又有一種相同的觀念，就是對於這位欽差，可信其是，不可信其非，所以把那位欽差恭送以後，首府首縣同兩位道台帶了幾位重要的官員，全到候車室裏商議着，說是欽差大人，既是來到了開封，不管他是明查是暗訪，官不打送禮的，同他多多客氣一點，總不會錯。好在他走的慢，趕快派幾個幹弁，跟到旅館去辦差。那兩個引道跟隨，既知道他是欽差，當然會引他到開封最好的一家旅館去的。商議定了。首府首縣就挑了兩名專門辦差的衙役，追到旅館去辦差，各官員全趕回衙去，換上補服冠戴，預備衙役回信在那家旅館裏，然後大家坐轎子去參謁欽差。可是等到衙役回來報告，却是不知欽差何往。這其中最感到苦惱的，還是首府與首縣。分明迎着欽差進了城，却把欽差跑掉了，這是個大笑話。首府戴高銘，把官衣官帽全穿戴好了，只是端坐簽押房裏等候消息。後來一位差役，忽忽忙忙的跑來告訴說，說是欽差已經到警備道衙門裏去了。戴高銘聽說欽差已經到道台衙門裏去了，那是比自己高一層的官署，不能亂闖了去。而且又是警備道，專出案情的所在。這位御史，走進城就查辦案子，實在是一位棘手，倒要提防一二。如此想着。他詭片刻不停，就去辦案子，說不定也就會到首府衙門裏來的。爲了謹慎一點，衣帽也不必脫下，就這樣等着罷。剛是這樣想着，却有自己衙門裏的衙役，帶了一

位穿制服的巡長，滿頭是汗走了上來。他行過禮以後，就跟着回道：現在欽差在敝上衙門裏，請大人就過去。戴高銘將兩手抬起，扶了自己的大帽子，微笑着：究竟我有先見之明，穿戴得恭恭整整的，在家裏等候。那末，吩咐轎夫伺候，跟班答應一個喳字，搶出上房去，剛待高聲嚷着伺候。戴高銘又叫了一個來字。跟班第二個喳字，人又搶了進來。戴高銘道：只要預備轎子執事牌傘全免了。越快越好，我立刻要走。果然的不到十分鐘，跟班就來請大人上轎。在那封建政治奴隸政治下面，作官到了知府，上街拜客，上院稟見，那一流威風却是不小。最前有兩面鑼敲着，後面是幾對牌匾，在轎前一把紅網傘，高桿兒頂着，在現代的人看來，必定以爲是迎神賽會，城隍菩薩出巡。若是像知府這樣的大官，出門只要一乘小轎，別的一概取消，那就是有了急事。在大街上經過，那些茶館酒肆裏集合着的老百姓，看到之後，立刻要談論起來，又不知出了什麼急事，首縣也坐快轎走了。在這日，戴高銘又是適於這種情形。一口氣轎子抬到了警備道門口。號房立刻迎到轎子邊。說是欽差大人在花廳裏傳見，轎子抬到了大門裏，戴高銘立刻拍着扶手板，喊住轎，照着經常的規矩，轎子可以抬到大堂下面，却也只好破例了。下轎以後。有他的跟班在前，手裏舉着手本，放了那穩重而又敏捷的步子引路，警備道的傳班，自也搶先到花廳裏去回稟了，戴高銘到了花廳門外，

先站了一站，由跟班將手本遞給站班的差人，先呈了上去。然後聽到裏面有人叫了一聲請，這就放下馬蹄袖子，從容走進花廳去。早見劉鐵珊還是那身穿戴，坐在正面炕上。警備道劉大人，可是全副官服，坐在下面側手的一把椅子上，大帽子後面的藍翎翹起，可想他成了個小心翼翼，不敢仰視的人。戴高銘比道台又低着一級，自然要加倍小心。所以從容走到花廳裏之後，一個搶步向前，屈了右腿，就深深的向劉御史請了一個安。問道：皇上好？那御史立刻站起來，答應一個好字，再坐下，戴知府又請了個安，御史方坐下。看他的樣子，紅光更是煥發，把一雙眼睛瞪着大大的，那也就許是在生氣罷？請過了安，倒退了兩步，站在下手。劉鐵珊向他正了顏色，道：貴府這幾天拿革命黨，拿有多少名了。戴高銘道：關於拿革命黨的事，都是劉觀察辦理，劉鐵珊道：你知道劉大人已經拿到多少革命黨嗎？戴高銘不知道欽差大人這是什麼用意，却向劉道台看了一眼。劉道台只是低了頭，屁股略微沾椅子一點邊沿。並不敢抬頭。劉鐵珊道：開封城的首府首縣，對於本縣的治安，要負完全職責的。地方上有無革命黨，已經拿了多少，漏網多少，你能說是不知嗎？說到這裏，聲音更顯沉着。戴高銘聽到這話，心裏不免跳着兩下。連連答應了幾個噓字。劉鐵珊道：貴府實說地面上現在還有革黨沒有？戴高銘道：大概地面上已經平靖了。因為前幾天，巡防營會下鄉去查

抄了一次，革命黨都已聞風遠颺。後來劉觀察派了警察下鄉，也就拿捉了一批。劉鉄珊道：哦！也已經捉拿了一批，共有多少人呢？戴高銘又搶上前兩步，請了一個安，答道：這是劉觀察辦的，卑府未能過問，請問劉觀察便知。劉道台聽了這話，立刻站了起來，先低低答應了一個喏字。劉御史道：剛才貴道說是並沒有拿到革命黨。現在戴太守怎麼說是你拿到一批人呢？劉道台道：給欽差回。這裏面有個原因。當卑職派警察下鄉到十里堡去的時候，革黨都跑了。警察以為鄉下人有串通消息的嫌疑，所以把他們帶來問問。劉鉄珊道：少不得是三推六問，什麼刑罰全用過了。他們有了口供沒有。劉道台一聽口吻，暗叫不好。這位欽差，簡直是同犯人說話的。便請了一個安道：雖然把他們捉來了，並沒有拷打過。只是他們口風很勁，直到現在為止，他們還不肯承認革黨的蹤跡何在。劉鉄珊道：這樣看起來，貴道也知道所捉的人，全是無辜的。不過要在他們口裏，探出革黨的蹤跡來，所以不得不把他抓來關起。劉道台還敢說什麼，只有恭恭敬敬的垂手站着，連道欽差明鑒。劉鉄珊道：革命黨和他種匪人不同，他們全是有神出鬼沒的手段的。貴道審問過幾次了。劉道台道：審問過很多次了，只是他們總不肯吐出一個字的真實話來，雖然有兩三個人說出地方來，仔細一查完全不對。這件事還要請欽差的示。劉鉄珊道：既然如此把這所捉來的犯人，立刻帶到這裏來，讓

我看看。劉道台噙了一聲，掉轉臉來，正着顏色向站班的差人說了幾句，那差人也和答應欽差的話一樣，喳喳的答着。因爲是欽差要審官事，傳話的人更加上勁，不多大一會子功夫，只聽到一片噲噲的鐵鍊響聲，已是把人的慘酷情緒，引了起來。劉鐵珊向外看時，却見許多面黃肌瘦，蓬了頭髮的莊稼人，全在花廳外面廳簷下站着。劉御史一觸目，好像就有一分不忍，在口袋裏掏出手絹來，擦了一擦臉。劉道台和戴知府全不敢作聲，只靜悄悄的蒸身站在一邊。劉鐵珊點點頭道：我已經全看到了，不用全進來，帶兩名上前我問一問就行。劉道台答應了幾個是，便親自出去，挑了年壯的莊稼人，吩咐跟班，押了進來。那些莊稼人，看到這麼一個髯老頭子，坐在正面炕床上。這兩位衣冠整齊的大人，倒是站在下面，也像小百姓見了老爺一樣，定是來頭不小。同時也就聯想到鼓兒詞上欽差私訪的那一套故事，所以這兩個年壯的人走進花廳，立刻跪在地上，不分次數的磕頭，只喊青天大人伸冤。劉鐵珊道：你們不要亂喊，我自會替你作主。我先問你一句話，你們知道什麼叫革命黨嗎？那兩個人同時答應不知道。劉鐵珊道：革命黨是一種小官的名字，你們也不知道嗎？假使我說你們冤枉，每人賞你們一名革命黨做，你們幹不幹？那兩人彼此看了一眼，不敢答應，劉鐵珊道：你們爲什麼不作聲？有一人兩手交叉按地，磕了一個頭。然後哀告着道：青天大人。小的是莊

稼人，不會做官。大人給我們革命黨做，小的只怕做不來。劉鐵珊這就向府台全看了一眼微笑道：二位聽聽。假如他們不是好人，怎麼肯說這種話。府道聽了莊稼人的話，只是不敢，因此同轡着眼，說了兩聲是。劉鐵珊道：這些莊稼人，全是無辜的，老冤屈他們幹什麼？立刻把他們放了罷。那兩個莊稼人聽說有釋放他們的言語，就只管磕頭，喊叫大人開恩。那在花廳外面的莊稼人，看到提進去審問的兩個人，都有被釋放的希望，這個機會，不能放過，全在門外跪着，大喊開恩。劉鐵珊就對劉道台道：想貴道心裏也會明白，這一羣老百姓，全是冤枉的。誰無父母妻子兒女，這些被押的人，他們家裏人，不都在惦記着他們嗎？貴道若是沒有真憑實據，說他們是革黨，那就把他們放了罷。劉道台請了個安道：是！似乎還要他們具一張結。劉鐵珊笑道：要他們具一張結，也無非要他們說是良民，其實他們本來就是良民，官廳硬逼了人家來當犯人，他們有什麼法子。這時要人家具一張結願作良民，那倒有些畫蛇添足。有了這結，他們顯然不是壞人，貴道把這麼些個好人一索子拴了來，那不是誣良為盜嗎？劉道台聽到欽差這樣不罵之罵，實在不敢胡亂多提一個字，只有雙垂了兩隻馬蹄領子，恭身站在一邊。劉鐵珊把手上捏的那條手絹，不住的在左右兩邊，摸着鬚子，把在場的人全默然的看了一眼。當他鼓着兩隻眼睛的時候，這裏面也就包涵了一般威風殺氣，大家靜

悄悄，站在一邊，那敢哼一聲。劉鐵珊說到這裏，又向劉道台望了一望道：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？劉道台見這位欽差只管逼了自己說話，倒有點摸不着頭腦，除了是是而外，回不出第二句話來。戴知府在一邊，看到劉道台慌了手脚的樣子，這是在欽差面前，露出了無能的本色，欽差生起氣來，那只有棒大帽子一條路。這不能不提醒他一句了。於是走近劉鐵珊兩步，低聲道：觀察，卑府的意見，先就把這班人放了罷。劉道台向戴知府看去時，戴知府不住的向他丟着眼色。他到底是老於官場的人，心裏回想過來，欽差說放人，自己還留難什麼？難道要和欽差見個高下嗎？這就對劉鐵珊請了一個安，向他道：卑職馬上就把他們放了罷。劉鐵珊也沒有多話，只是摸着鬍子點了兩點頭。劉道台看到他這情形，倒真有一點莫測高深，只得回轉身到花廳外去，將花廳裏跪着的兩個莊稼人，一齊叫到花廳外來，然後對站着站班的差役道：把這些莊稼人都給放了，這是欽差大人的恩典，也用不着取什麼保結，就這樣放他們去罷。說到欽差大人四個字，那聲音是特別加重，諒着坐在裏面的劉欽差，也是聽得清清楚楚的。說完了，這些衙役將莊稼人押出花廳門外開了鎖鍊，讓他們叩謝欽差大人恩典，然後排了班似的，一串的走將出去。劉道台直等這些莊稼人，都走了，然後再進客廳回話。

第十五回

再起疑團忽亡欽使跡
同欣快舉小約榮儲家

這位欽差大人，原來很是和顏悅色的，到了這時，却把臉色向下沉着，對了劉道台道：劉崇善，你犯了國法，你知道嗎？這一句話問得很沉着，而且是叫起名字來問的，這很讓劉道台擔着一分心事，便忝身上前，請着安連道是是。劉欽差道：大概我不說你明白。這些莊稼人你捉了來，他們是冤枉的，那末，你是誣良爲盜。縱然放了他們，若不是我到開封，他們不要冤沉海底嗎？若說他們並不冤枉，你捉來是對的，何以糊裏糊塗，你又把他們放了。劉道台聽了，心裏頗好奇怪。這放犯人，不是你叫我作的事嗎？現在倒成我的罪狀了。若照這樣說法，簡直是做好了圈套讓我上當。於是使出了那官場最簡單的推諉辦法向前請了一個安道：卑職不敢，卑職不敢。劉欽差這就回轉臉來對戴高銘道：貴府請先回署，我立刻要到貴衙去調閱幾件案卷。戴高銘聽了這話，頭皮子就是一陣麻。心想這可糟了，不知道有什麼事要勞動這瘟神進門。但是這決對不能拒絕的，請了一個安，答應了一聲是，立刻退了出去。劉欽差等他走了，又向劉道台道：我一時想到了一件要緊的事，非盤問盤問戴太守不可。就煩貴道上院，轉達中丞。我要看完了案卷，向北京打過電報。我是密訪，中丞無須來

見我問皇上安。我辦完了事。才能上院，轉請中丞原諒。說着，站起來拱拱手，劉道台恨不得他立刻飛了出去，他既然告辭，那正是求之不得，閃到一邊，作了一個站班樣子，讓他過去。劉鉄珊對於面前站着竹林子似的護衛，只當是沒有看見，將他放下了的那破舊棉襖袖子，又復捲上，就搖搖擺擺走了出去。警備道衙門裏，千百隻眼睛，都看了這怪欽差的後影。可是，他們又那裏看得定呢？劉道台伺候欽差，今天是第一遭。尤其是這樣不衫不履的欽差，摸不着他什麼來頭，有人問他的話，他答應了一聲，沒人問他的話，他只是站在這裏發呆，現在劉欽差去了許久，他才醒悟過來，上花廳裏已經沒有大賓了，趕快追出去送客。但是現在久已去遠，這裏那裏有一點蹤影。欽差既是走了，後悔也是無益，當地上司，也是巴結要緊，得趕快上院去，給巡撫一個報告，當時也就回到上房，抽了兩袋水煙，喝一盃茶，先定一定心事。不想剛待起身，自己一個親隨，忽忽忙忙搶了進來，向他請了個安，低聲報告道：給大人回，戴太守派人來打聽，欽差到那裏去了？劉道台道：不是到太守衙門裏去了嗎？還沒有到嗎？親隨道：那邊來人說，並沒有到，很是可疑。劉道台聽說欽差不見了，這又是一種心事。並非是怕他跑了，不知道開封城裏那所衙門該倒霉，又招了這位瘟神爺贖去作禍。正這樣躊躇着呢，又一位親信跑了來回稟，說是院裏派人來問，欽差走了沒有？

欽差若是走了，中丞大人有事傳見。劉道台聽了這話，越是慌了手脚。迎接欽差的人，把欽差迎接到了衙裏，還會讓他跑了，作官的人會胡塗到這樣子。那頭上的汗珠子，雖是豌豆大一粒向下滾着，也不管它，一迭連聲叫打轎，這警備道是送走欽差之人，還是如此着急。那位接欽差沒有接着的戴知府，那心裏焦燥，是更可想而知了。因之穿好了補服，戴好了大帽子，抱了兩隻馬蹄袖子，只是在上房裏走來走去。這樣走着約莫有二三百個來回，居然讓他想得了一個主意。他想到秦鏡明久作京官，對於北京那些都老爺的脾氣，也摸得很熟。彼此都是府班官員，平常相處很好，有什麼不了的事，他代出個主意，還是真有效驗，何不去請教他。只是這個時候，自己要等候欽差駕到，片刻不能離開，只有拿名片請他過府來商量的了。於是傳了一名能幹的跟班到上房，把話告訴了他，讓他拿了自己片子，到秦公館裏去。這晚上，秦鏡明也同他們一樣，担着一分心事，以為欽差大人來查案，猶如在城隍廟裏抽籤一樣，不知道他伸手下去，抽出那一根籤來。在開封城裏作官的人，現在都是簽筒裏的東西，雖有多數可以逃出難關，然而這一抽籤到是誰，真說不定。也許這一抽就抽的是我。假如抽着我，那一件事情犯法，那一件事情會被查出來事先不能不考慮一下。鏡明心裏如此想着，手裏捧了水烟袋，只管緩緩的想着。秦太太也是啣了一枝旱烟袋斜欠了身子向鏡明望着。

問道，這位欽差，來的有些神出鬼沒，據我着恐怕開封城裏要出什麼大案子罷？鏡明抽着水烟道：這話本是難說，本來這河南省的吏治，這兩年實在不大高明。這話傳到京裏去，總會鬧得來的。尤其是上次在大牢裏跑了兩個革命黨，同前兩天在十里堡捉人大開火的事，是完全擺出場面來了的事，京裏要裝麻糊也麻糊不了，秦太太道：若是爲這件事，那就好了，無論如何，與我們無關，鏡明道：天下事是難說的。明明看到與我們無關，偏是會牽涉到我們頭上的。正說到這裏，進來一個聽差，底聲回稟道：首府派人過來，要請大人過府去談話。鏡明聽了這話，兩眼睜得多大，向他呆望着，站起來道：什麼？首府請我？這樣夜深，他請我去幹什麼。秦太太睜了眼睛，很久很久，急出一句話來，問道：大人，這件事情很奇怪，我看你還是以不去爲妙吧？鏡明本來有些心慌。聽到這話之後，越是心裏頭有些把持不定。但是他的態度很鎮靜的，捧着水烟袋連連抽了兩口，這就向進來回話的聽差，點了一個頭道：你把來人，引了進來，我問他幾句話。聽差道：是，他也正想見大人把話回明。秦鏡明捧着水烟袋，自踱踱押房裏來。首府衙直的聽差，這就端正了大帽子，走了進來，先向鏡明請了一個安。然後垂手站在一邊。鏡明道：貴上要我去，有什麼要緊的事嗎？那聽差不敢隱瞞，就把戴銘明心裏着慌的情形。報告了一遍。鏡明架着腿在椅子上坐着，緩緩的抽水烟。

等那聽差報告完了，這就噴出烟來道：這也用不着找慌的。欽差查案子，自有他的手腕。他若要是到首府衙門裏來，他不會事先告訴你的。他既是告訴你了，那就準不會來。聽差道：是是，做上既是專請大人，就請大人發駕。鏡明且不理他這話，又呼嚕呼嚕的連連抽了好幾袋水烟，因點點頭道：既然如此，你去回稟貴上，我立刻就來。還有一層，請貴上少驚動人。那聽差自然是很機警的就答應着走了。鏡明這又回轉身來，向房上裏走去。秦太太比他更焦急，已是手拿旱烟筒，含在嘴裏，直迎到屋子外面來。老遠的就問道：戴太守派人來說些消麼，你非去不可嗎？鏡明道：有好事自然不會找我。戴太守在衙門裏等欽差，等有兩點鐘不到，他直發急。尚警備道衙門裏去打聽，可是回答的話，欽差已是早已出衙門了。他們看不出這是什麼原故，特意派人請我過去問問。秦太太道：這可是笑話了。大人又不是他的諸葛亮。問欽差的事，怎麼來請教於我們呢？鏡明道：我也是這樣說，不過我想着。他或者以爲我作京官多年，對京官的情形要熟悉一點，所以把我請去請教一番，爲了朋友分上，我去一趟罷。來呀，預備打轎。秦太太聽了這話，雖不能再來阻止他，但是心中依然不能十分自在，只是睜了兩眼向他望着。就在這時聽差又進來回稟，戴太守二次派人來催請。這一個報告，鏡明也就愕然了。在鏡明本來是戴知府相請的事，看着不成問題了。聽到開封府二

次有人來相請，這真透着有點奇怪。爲什麼有事商量，還這樣找急。於是捧了水煙袋，接連抽了兩口，便笑道：我也有我的大帽子，戴太守的大帽子這樣值錢我丟了自己的事不管，我就不怕丟大帽子嗎？我今晚上不去，看他怎麼樣？說着這話，把煙袋頭子向下一放，把煙袋打了咚的一聲響。進來回話的聽差，本是一番好意，不想大人倒對了自己發脾氣，便垂手呆呆站在一邊，低了頭不敢作聲。秦太太把早煙袋斜兜着，也道：大人，你就不必左思右想了，就回戴太守一封信，說是不去了。正這樣說着，平生悄悄的走了進來了。他臉上帶了笑容，走到鏡明面前，低聲道；戴太守請父親過去，不就是爲了欽差沒有到他知府衙門裏去嗎？鏡明道；你知道還問些什麼？平生笑道：你老人家不要把這事看得太重了。這位欽差大人是個假的？秦太太道：胡說！別的什麼可以冒充，欽差這朝廷的大臣，有人也敢胡來嗎？平生笑道：母親的話，固然是不錯，可是無緣無故的，我也不敢撒下這樣在大謊。鏡明回頭看到他那從容不迫的樣子，料着也不會全假。便回轉頭來問道：你說這話，必有所本，我問你緣何以會知道這件事？平生笑道：當然我有所本。當那欽差走出車站的時候，我隨在他後面，很跟着走了一些路。後來在他的舉止動靜上，細細的觀察，那我才想起來，他是當醫的馮老頭子，他住在城外四五里路的地方，我就請他醫過牲口。秦太太道：你這話我不相信，

一個當獸醫的人，終日和騾子馬在一塊，知道什麼官場規矩。平生道：當騙子的人，自然都有他騙子的本領，他沒有那種學問，就敢動手嗎？這個獸醫，原在北京哈德門外作生意的，前輩子也作過官，而且就是個御史。他自己，大概也進出衙門，所以這些官場規矩，他全知道。他自己也知道和劉御史相貌相同，所以裝出這種樣子來。父親若是不信我這話，靜待兩天，看看這御史到開封來的事，有沒有下文？鏡明道：他冒充欽差那還罷了。難道這欽差到開封來查案的消息，是鄭州傳來的，這也會假嗎？平生笑道：這消息不過是人口裏傳說出來的。究竟是鄭州傳來的，還是開封本地傳來的，這並沒有法子證明。父親會聽到說，那個衙裏，接到過這樣的電報嗎？或者是那裏有人暗地寫信通知嗎？我想，朝廷派欽差出京查案，這總是非同小可的事。京裏那些人眼熟的人，未必不知道一二。鏡明抽了一口水烟，笑道：這件事，很容易弄明白。現在只要派兩名差人到馮獸醫家裏去查查，他是否還在家。若是不在家，他就是去冒充欽差了。若是在家，傳來一問，也就明白。平生，你總知道他家在那裏罷。平生連說是知道。秦太太道：既然如此說，也不必去找姓馮的了。我想戴太守來接大人去，那也是萬分出於不得已，大人就去一趟罷。鏡明笑道：這樣說來，太太胆子大了，也不害怕了。秦太太笑道：大人我總是一番好意。但願大家無事，那豈不是好嗎？秦太太都

是這樣說着，鏡明的心裏，自然大方的多，立刻坐了轎子，就向開封府去。平生把這件事交代過去，心裏非常之痛快，當時回到書房裏把小三兒叫到身邊，因低聲道：你到郁師伯家裏去看。他若不問你什麼，你就告訴他，事情已經辦妥了。若是有話問你，你就回來叫我，不必亂說。小三兒很高興的答應着去了。平生覺得今天這一件事，是生平最痛快的一舉，拿了兩本書在燈下看着。約莫看了十幾頁書，小三兒很快的跑回來，近前說道：郁師伯說，你今天不必出門了。平生道：必定還有什麼約會罷？小三兒笑道：算你猜到了。他說明天晚上，他要帶着酒。到一個地方去喝，請你也去。什麼地方，他說你知道，用不着告訴。平生笑着點了兩點頭，也沒有再說什麼。這一晚他是很甜適的上床就睡。到了次日早上，也就帶了小三兒出門，四處探看消息。四處議論紛紛，都說那位欽差大人憑空而來，却又憑空而去，這實在是一件怪事。這一下子，開封城裏，不知道要出什麼亂子。可是大家決沒有人說欽差是假的。平生把這些話聽到，心裏非常好笑。高高興興的回家，買好了東西，將小食盒子提着，就當着太陽沒有下山的時候，騎着馬，背了劍緩緩出城而去。這已到了初夏天氣，當太陽緩緩的西斜以後，在野外的田莊樹木，全都有一種陰森森的風味。平生一馬跑到了城外，順了大道向前奔去。跑到古吹台當日試馬的那個所在，便見一個人在平台上來往的逡巡着。他遠遠望

到有馬來了，便抬起兩隻手同起回來的招着。平生心裏明白，將馬跑到古吹台邊，跳下馬來，把繩纏拴在木牌坊的柱子上。還不會拔步向台階上走呢，由路旁閃出一個人，兩三步搶跑向前，也伸手來扯住了繩繩，向平生看着微笑。平生道：你倒早來了。他道：若不早來，關在城裏頭，可就跑不動了。他說着話，代牽了平生的這一匹小白馬就向旁邊小樹林子裏走去。那時，這一帶風景，未曾整理開闢，古吹台過去，有三五家矮小破舊的人家，半掩藏在松樹林子裏。那些住戶，都是極窮的角兒，也無非種菜趕牲口，作些苦事。由開封城裏到古吹台那遊玩的人，從來也不正眼向他們這裏看上一眼。所以這裏有了什麼祕密，也不曾有人知道的。天氣是已經更晚了，太陽沉下地平線去，只有一帶紅色的雲彩，在西邊天腳下。這裏藏在樹林子裏的人家，由屋脊上冒出兩道青煙來，在空中天矯亂舞。平生笑道：師弟，這裏還預備燒飯嗎？他所叫的師弟，就是這個牽馬的人。他姓黃，因為頭髮很少，只有小指頭那麼粗一根辮子，人家都叫他黃小辮子，他就住在這裏，種菜爲業。只因他上有老母，人眼有熟，馬老師怕他連累，自己伙伴裏面有了什麼行爲，總不許他參與。今天是他事先通知好了，老師既要離開開封，他要預備下兩杯酒替老師饒一饒行。所以平生出城以後，逕投奔到這裏來。由樹外繞過，是一大片菜園子，一帶黃土短牆裏面，圍着長方的小院子，在屋下亂放着糞

桶菜筐柳條簸箕。一隻小毛驢拴在牆角落裏小木椿上，看到平生人和馬進來，聳着兩隻長耳朵，只管看了過來。平生笑道：師弟，你很好。只看你憑兩隻手一根扁擔，居然把這家人造就得有裏有外。什麼都齊全了。黃小辯笑道：這也算不得什麼家產。師兄，你信不信，將來總有一天，我把這些東西一脚踢光，也出門雲遊四海去。屋子裏這就有人應聲道：這孩子說話，沒有頭腦。你老母親在這裏聽着呢，你也一脚踢了開去嗎？說話的正是郁必來，他口啣了一枝長烟袋，緩步走了出來。平生趕快的在轆轤架子上拴了馬韁繩，提着食盒子走進屋來，旁邊房門口，垂了一幅已成灰角的紅布門簾子，裏面有老太太的咳嗽聲。這進門的中間屋子，連廚房到堂屋全在一處，黃小辯子的女人，正在靠牆的土灶邊，鋪了一塊砧板。在牆窟窿眼裏，塞了一盞矮小的罩子煤油燈。照見她拿了刀，大塊的切着肉，爐灶口上，放了瓦鉢子，熱氣騰騰的兀自有一股子肉香味，隨了那瓦鉢子裏的咕嚕響聲，向人鼻子裏送了來。可是這小小房子裏，一點昏黃色的燈光下，所看到的除破棹子爛板凳而外。其餘便是菜筐菜籃子，水缸麵盆子，雜亂着更看不出有人。因低聲問道：我師傅呢？郁必來道：我和你師傅約好了，月亮出土見面。現在月亮也快出土。他不久就會來了。平生將那食盒子提在手上，倒沒有作個道理處，若是放在棹上，棹面上瓶兒罐兒，放着很多。若是放在地面上，那就連走路

的地方都沒有了。黃小辮子倒很是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把食盒子接過去，塞在棹底下，因笑道：我的屋子太小了，抵不了師兄家裏一所馮棚。平生道：真的，回頭師傅來了，我們在什麼地方吃飯。黃小辮子將手向門外菜園子一指道：你看，這麼一大片菜地，那裏不好吃酒。郁必來道：月亮上來了，你們老師該來了，我們到外面去迎接他罷。平生首先走出菜園子門來，果然遠遠的一陣卜卜之聲，在月亮影子下，兩道黑影，向面前直奔了過來。平生笑道：怎麼是兩匹馬？曾末了，那馬已是衝到面前。後面馬上一個人先滾下了鞍子，笑道：欽差大人到了，你們也不迎接迎接嗎？聽他那聲音，正是那位開封滿城文武官員迎接的劉欽差。平生笑道：馮師叔也來了，這回事情，直做得冠冕堂皇，那人笑道：雖然冠冕堂皇，可是我賣了開封城這個碼頭了。平生道：這真是對師叔不起。不過師叔這件事是救了十里堡全堡的老百姓，這功德就大了。在前面馬上的馬老師也跳下了馬來，將馬鞭交給了平生，笑道：不但是你馮師叔賣了開封這碼頭，連我也賣了開封這碼頭了。我在開封，可有三十年的年月了。這樣一走，真是讓我心裏頭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。郁必來也迎到了門口，笑道：你作師傅的人，不在徒弟面前，擺些英雄好漢的架子，倒在徒弟面前說這樣英雄氣短的話，馬老師哈哈大笑，執着郁必來的一隻手道：老大哥，我來了，這一次分別，我們什麼時候會面呢？郁必來

道：你既叫老大哥，你不該在我面前說這種話。因爲老大哥的雄心還比你大。馬老師笑道：不用比我再大了。聽說你印的那些書本子，賣不到錢，已經有兩三天沒有進帳了。這幾天客店裏的店帳，是怎麼的開銷，我可替你擔了心。郁必來道：走盡天下，也不會餓倒我郁必來的，偌大的開封，會沒有飯吃嗎？我們這裏，現成的欽差大人，隨便提拔我一把，我也可以弄個把總外委作，大小是個官，就不愁吃喝了，大家一陣哈哈大笑，擁進了屋子，忙得黃小辮移開菜筐子，又移麵盆子，好讓大家來坐下。郁必來笑道：老黃，我看你不必忙了。我看到你那牆外還有兩張蘆蓆，你就在院子裏放倒，鋪在地上，棹椅板凳，一概不必預備。你就把作好了的酒菜，搬出來放在蘆蓆上。我們大月亮下，就坐在蓆子上吃。若是喝醉了，最省事不過，就在蘆蓆上躺着。黃小辮道：這好辦，就是有點不恭。那馮獸醫笑道：若論恭不恭，只有這裏的警備道劉大人最夠味。他站我面前，簡直成了一個木頭雕刻的人。馬老師笑道：你不用高興，有一天把你捉住了，非活剝你的皮不可，馮獸醫拱拱手道，這就要佔你的光，託你把我帶走了。大家說笑着。幫同了黃小辮子，在門外敞地裏，將蘆蓆展開。

第十六回

月下狂歌舞鉤評絕技
天涯此別停馬說奇人

那時一個銀盆大月亮，正在那矮小的院牆上，緩緩的升了上來，照着屋宇上下，像下了一層薄雪一樣。平生先把一大瓦壺茶，同了七八隻大茶碗，全放在蘆席上，同時，也就挨着大家在蘆席上坐下。春末夏初的天氣，只要沒有風天氣就有一點兒燥。大家坐在月亮下面，剛好是不涼不熱。黃小辮子來往的搬運着酒菜，脚步也不會停止一下。平生笑道：師弟，我那菜，除了那熟蹄子，大概可以吃涼的，你益發搬來罷。馬老師笑道：說實的，你平常只是講了一張嘴，今當師弟告別的時候，你就不送點東西嗎？郁必來道：不勞你問，我早已給你預備好了，五斤蓮花白，分做五個瓶子裝了，放在令徒家裏。喝得了，讓你今天喝一個痛快。喝不了，你可以帶了走到路上喝去。馬老師笑道：那很好，先搬大碗來，我們喝上幾碗，黃小辮子聽說，便先提出兩隻酒瓶來，放在蘆席上，郁必來拔開瓶塞子，就拿起一隻倒茶的飯碗，滿滿的倒上大半碗，先遞給馬老師，笑道：不管有菜無菜，我們兄弟兩人，先喝上這半碗。馬老師點頭道：那我就敬領師兄的了。菜沒有送來，什麼下酒呢？郁必來看到平生帶來的那一隻全鴨，手抓住了那鴨子向上一拔，就拔出一隻鴨腿子來，順手

交給他，笑道：這足夠你兩碗酒的了，馬老師擰了腰子，果然左手舉了鴨腿咀嚼着，右手端起酒來，骨都一聲。翻過碗來，向郁必來照了照杯。當然郁必來也陪着同乾了這杯酒。掉過臉來，看到了馮獸醫，笑道：我們這位師兄怎樣？馮獸醫笑道：你幾曾見我喝過酒。郁必來道：不喝酒也行。你得受罰。說着這話時，黃小辯子已是噙陸續續的把菜碗搬了出來。馮獸醫拿起筷子，夾了一大塊牛肉，就向嘴裏一塞，笑道：就罰我這個罷。平生道：這不行：馮獸醫道：要罰我什麼。平生笑道：說起來，這話可不該我說。我們後輩想着馮老師身臨大敵，只像和小孩子玩笑一般，這不是有十分能耐的人，不能這樣太平無事。你看，現在這樣一輪冰盤似的大月亮，照着像白晝一般，正好在這敵地，要上兩套。我很想馬師叔現一點手段，也好讓我們後輩開開眼界。馮獸醫笑道：這不是罰我，這是考我。說到我要到外面漂流去了。要考考我有沒有這種能耐。平生笑道：馮老師叔這樣說，我可不敢當。那我沒有什麼陪罪，還是敬師叔一大杯罷。說着，就跟了這句話裏用酒杯斟上了一杯酒，兩手捧着，送到馮獸醫面前來，笑道：老師叔現在可以饒恕我了嗎？馮獸醫笑道：這不是你和我陪罪，這是你要我多多的獻醜。平生道：一個人無論怎樣的不好，端着酒在口裏抿抿，總不會醉。酒是助興的，馮師叔聞聞香氣，提提精神罷。馮師叔笑道：既是這樣說了，我們先吃一點喝一點，

肚子有了貨，人精神起來了，我們再來亮亮拳頭罷。他口裏說着。也就把那隻酒杯子接了過去。馬老師笑道：這樣子欽差大人也要喝上一杯的了。平生索興給你師叔滿上那碗酒。馮獸醫笑道：我本是不想喝酒。可是爲了你們都高興的不得了。我就喝一點酒助助興，直要把大碗酒灌我，我問你們是不是還要我獻醜？平生笑道：這樣說，那我就……說着，跳起身來跳到黃小瓣子的屋子裏去，只在大月亮光下，光燦燦的，亮出兩把虎頭雙鉤，就一直送到馮獸醫面前來笑道：久仰久仰，今天可以見識見識了。馮獸醫舉起手上的筷子，向他招了兩招，笑道：你且坐下。平生把一對虎頭雙鉤放在蘆席上，真個坐下來。馮獸醫笑道：你要我要什麼都可以，怎麼把這東西拿出來？平生道：只因久聽我老師說，這虎頭雙鉤，是馮師叔一家的獨傳，老早就想瞻仰一下，總是沒有機會。今天幸得師叔在這裏當然要請教了。馮獸醫笑道：你懂得這裏面的經緯奧妙嗎？他說着，隨手拿了一把虎頭雙鉤舉了一舉，復又放下。看他那樣子，很是得意，向黃小辯道：式樣很好，只是分量輕些。你怎麼會有這種兵刃？他正送了菜來，站在一旁笑道：白預備下罷了，想和師叔領教，可沒機會。所以秦師兄一見師叔，就在家裏亮出來了。馮獸醫笑道：並非小看你們。因爲虎頭雙鉤這樣東西。把好幾樣的兵器聯合在一處，佔便宜的地方太多，武術行裏，說它是賊兵刃。可是因爲這樣兵刃用處很多，也

不就容易使。好像着手的所在，有短戟上的兩個月牙，那原是預備敵手沾了身。可以砍捺。或者別人的長兵刃伸到了面前，用這個去招架。但是也就因爲他刃口在手邊下，鬧得不好，可以把自己扎了。又像這頭子上的兩個彎鈎，本是伸出去鈎人家兵刃的。假使自己的氣力不夠，着法不高明，那倒反讓人家拖了過去。所以武術行裏練這樣兵刃的很少。在鼓兒詞裏，說是河間府有個強盜竇二敦會這玩意。你不要看是鼓兒詞，康熙年間真有這麼一個竇二敦。雙鈎，本來是有這樣兵刃的，因爲在他手上，又添了下面兩個月牙刀，改名虎頭雙鈎。這是江湖上的傳說。究竟是與不是，很難證明。但是河間府的人，有幾家會練這兵刃，這是真的。後來這雙鈎的着法，傳到了滄州，花樣翻多，比河間府人會的還高明些。最近二三十年，沒聽到說有能手。在滄州除了我家而外，還有孫家也有人會使，說是獨傳那也不對的。黃小辮子道：據馮師叔這樣說是有兩家會這虎頭雙鈎了。那着法相同不相同呢？馮獸醫道：雖然一線相傳，但是到了各家去練習，那就慢慢有變的。好像耍槍的同一枝槍，就各有各家的着法。孫家傳去的，大概還是河間府傳下來的着法，我們家裏就有變了。平生聽了，懂得許多雙鈎的故事，不由得眉飛色舞。便捧起了酒碗，向馮獸醫舉了一舉，笑道：那我就請師叔指教指教罷。黃小辮子抬起頭來看了天上，笑道：現在正好，月亮這樣大，天上一片雲彩沒

有。師叔好練，我們也看得清楚。馮獸醫搖搖頭道：不行不行。這虎頭雙鈎的妙處是碰掛勾拿，借人家的兵刃去殺他自己。若是我一個人去練，也不過劈砍撇扎，和刀劍相彷彿，沒有什麼了不得，你兩人既要看看，可以找一件兵刃和我來比比。黃小辮子呵啞了一聲，將頭連搖了幾搖，馮獸醫笑道：你們要想看熱鬧，又不敢動手，那可難了。我不過虛作幾個勢子給你們看看，你們怕什麼？黃小辮子道：師兄你的本領，比我好得多。平生不等他說完，先呵啞了一聲。郁必來笑道：我告訴你，虎頭雙鈎，雖然厲害，可也怕一樣東西。你們看過京戲裏面的英雄會沒有？那黃三太勝不了寶二教的虎頭雙鈎使出甩頭一子，就把寶案主捧倒地下。平生不也是會那玩意嗎？你就試試。平生笑道：那更不敢了。那玩意，師傅沒有教過我，是我自己瞎湊付的。馮獸醫笑道：對了。虎頭雙鈎就怕軟傢伙，你這位郁師伯，教給我這一個絕着了，你還不動手嗎？他越這樣說了，平生越是不敢冒險嘗試。大家說笑着，又吃了些酒菜。馬老師道：平生，我教的你一套峨嵋劍，不知你練着怎麼樣了。趁現在你練一趟給我看看。做如有不對的所在，我還來得及同你改正。平生有了幾杯酒下肚，也有了興致。詎得師傅的話，脫去了長衣。請黃小辮子取一柄劍來，倒提在手，豁地由蘆席上跳到空地上去。馬老師道：且慢，不是空練一趟就算了，總得試試你的手段。說着話，他也跳起來一陣忙。

碌。他先用三根短棍子，空地上架起來，隨手在瓜架上摘下一條王瓜，放在三根棍子的頂端。又隔了一丈路的地方，對埋了兩根棍子。然後在兩根棍子之間，攔住了一條繩子，在繩子中間，垂下一條線，上繫着幾個錢。再又用三張方凳子疊起來，在最高的那張的凳子上放了一束長草。便笑道：平生，在那套劍法裏，有上中下三種手法，要講快，穩，準。這三個把子放在這裏，就是試驗你快穩準的。在凳子上的束草，你得彎起身子來劈，要齊齊的一截兩斷，還不許凳子上有傷痕。架上這王瓜，要你橫削着，上半截削去，下面架子不倒。平生笑道：還有垂下來的那三個錢，是要把繫錢的線削斷了。黃小辮子道：別的都罷了，這線是軟的東西，劍削在上面，它讓開了，怎麼削得斷？馬老師道：這就容易多了。黃小辮子道：怎麼容易得多呢？馬老師道：這根線下面不是拴着三個錢嗎？那三個錢把這線墜着，下面是帶勁的。劍鋒在線中間一削，自然一截兩斷了。平生：好在這裏沒有外人，就是舞不好，也並沒有人見笑。而且正求師伯師叔見教，我就動手了。說着兩手一抱劍，在月光下就動起手來。那柄劍在他手上橫揮直刺着。在月光下照着那劍和身手糾纏在一處。劍這樣兵刃，是一種斯文貨。武術家講個劍不繞頸，劍不過頂。決不會是鼓兒詞上說的，舞起劍來只有一團白光，不見人也不見劍，這裏所說的劍光，只是劍鋒磨得雪亮，月光下照着，只看到那一

條彷彿的白光。舞劍的人，若是身手利落，那就看到人跟了劍在騰躍。舞單劍雖只用一隻右手。但是左手得伸食指中指比劍訣。譬如劍向下直刺之勢，劍訣搭在右手手腕上。劍向右邊刺去時，雖然不能把左手劍訣送過去，却可以收起來比着頭上的左太陽穴。馬老師教給平生的劍術，是一種峨嵋劍。這法由道家傳來，着重內功，沒有一點浮燥之氣，和人交起手來，只是借人家出手的勢子，去制服人家，在一個人自練的時候，還看不出這種妙處來，好在這些人全是內行，平生的一動一靜，全部都達到各人的眼裏。在他使完了全套手數之後，收住了劍身子挺着一站，抱住了劍，作了半個圈兒揖，笑道：獻醜了。黃小辮子笑道：師兄，你這就要完了嗎？師傅安好的那三個把子，你都一齊射中了嗎？平生道：這個我也不敢斷定說，但是師弟可以去看看。黃小辮子笑道：我把兩隻眼睛跟了師兄的劍轉。難道……他口裏說着這話，人向安就的三個把子看去。第一眼所看到的，就是在繩子上垂下來那根線。繫着的三個錢，已是落在地上。這就兩手拍着，跳起道：了不得，師兄居然把這個最難作的工夫做到了。平生笑道：還有兩個把子，你去看看，作到了沒有？黃小辮子果然走到三根木架子上去望着，那上面放的一隻玉瓜，正是削去大半截，那下半截正正端端的放在上面，並沒有落掉。案與把登着最高的那張凳子取下，上面所放的那束草，可不就是齊齊的截着兩半

嗎？至於凳子上面，在月光下，細看去，並沒有畫着什麼痕跡。於是一直望到平生臉上，嘆了一聲，笑道：師兄，你的本事真練到家了。師傅出的這樣三個難題目，你已經便便宜宜的作到。你作到了，我還看不出來。平生笑道：論到本領，實在不行，這全是師傅教的好。黃小辮子笑道：反正是你的本領可以了。你同馮師叔試試，難道動起手來，馮師叔好意思，在你身上劃破一條痕。師兄，你使長傢伙罷，我好看得真一點。說時，他飛奔到家裏，拿了一根梅花槍出來。遞到平生手上。笑道：馮師叔，來來，回頭吃得太飽了，使出來也不大方便。馮獸醫剛剛只把身體一站，黃小辮子已由蘆席上檢起虎頭雙鉤，送了過去。馮獸醫對於玩把式本來是無可無不可。現在看到平生要過了他一套劍法，引起了他的豪興，接過那虎頭雙鉤，跳了起來，就離開了蘆席，豁地站在月亮地裏。因笑道：不要緊，我們玩玩，作師叔的，總不能要你翻大觔斗，平生向後退了兩三步，望了他手上的兵刃，搖了兩搖頭道：我真是有點兒害怕。馬老師手舉了一隻大碗酒喝，也正高興，看了他這樣子，也笑道：這孩子也真夠沒出息。若是你老人家動起手來，看到這種兵刃，也是不戰而走嗎？馮師叔先說讓着你，你還怕什麼。平生聽到老師這樣鼓勵着，於是兩手拿槍，橫過來略微一拱，作個告罪的样子。這就作了個跨馬勢子，向馮獸醫迎面刺去。但是千萬分的小心，槍還沒有伸到七成的地

方，立刻縮了回來。可是馮獸醫動也不動。兩手交叉着橫握了雙鈎。平生兩腿一併攏，槍收了回來，右手將槍把提高，左手把槍尖逼下。向馮獸醫右腿邊扎去。他不但退讓，而且身子微微向前一湊，右手拿了的槍，向外輕輕一撥，嚇得平生跳開兩三尺。馮獸醫道：「唉！像你這樣子，還認學得會什麼本事嗎！平生笑道：我的傢伙還沒有使出去，我看師叔的鈎子就掛上了。馮獸醫昂頭笑道：「這叫胡說了。要是像你那樣說。使虎頭鈎的人，見着人別和人動手，只這麼一站，就把人嚇倒了。你別管我怎麼着，你只管把槍法使出來。你的着法越厲害，才可以看到我的招架越巧妙。平生說了一聲好罷。鼓起了自己一鼓勇氣，把槍尖連連虛刺了三槍，馮獸醫都是隨便應付。一直交手到三四十個回合，他始終全是招架，並不還着。雖然他招架得很好，不讓槍尖佔他的身旁，可是還不會看到他的辣着。他說了，殺他的着法越巧越妙，可以看出他的工夫，且不問如何，先試他一試。於是把槍尖在左右橫挑了幾下，把槍向後一拔，先作個躲閃的樣子，然後兩手平端了槍，猛可的向前伸去，兩手齊平了槍底，而且身子向前一跳，把槍推了過去。這個殺着，叫毒龍出洞，對方後退也來不及，只有兩邊閃去。可是馮獸醫他並不如此，站着不動，叫了一聲來得好。等槍尖扎得離胸膛不到一尺路的所在。他只把兩把鈎的鈎柄平中一攏，只聽到喀啞一聲。那鈎下兩個月牙刀，已是把

槍尖夾住。平生來的勢子很猛，雖然槍尖被人夾住，身子依然向前栽去。馮獸醫到這個時候，才把身伸隨了手微偏過去。手向右邊一帶，把平生已拖到了手前，却橫了一橫，把平生身子擋住。平生站定了脚，呵啞了一聲道：厲害。馮獸醫搖搖頭笑道：不算厲害，不算厲害。於是兩手鬆了鉤子笑道：假如我把你拖到了面前，你槍尖已經過去了，我不必理會。我把左手這鉤騰出來，反過手臂來向後削着，那刀口碰着人，就是你師傅最好的草藥，恐怕也治不了。平生站住了脚，定了一定神，連連的搖了幾下頭，笑道：厲害厲害，要是真和馮師叔交手，我今天已是沒有命了，馮獸醫放開了槍尖，笑道：在你可以放心了，我不會在你身上畫一條痕。再來再來。平生道：像師叔這樣的殺着，不必學多，我只要會着一種解法，就心滿意足了。馮獸醫笑道：就是剛才這一個殺着罷，你要破就不容易，因為你那槍尖，被這兩個月牙牙夾住，抽挑撥捺這幾着，全都不行，只有讓刀夾斷了。或者放了兵刃逃走。這應當在那槍尖要刺到刀鋒邊的時候，趕快抽回去二三尺，作個左右插花的姿勢，拿虎頭鉤的人，不知道你是要由那邊下手，只得把兩把鉤作個雙龍出水的着法，齊齊的由裏向外一挑，那時，使槍的人要眼睛快，千萬別讓鉤碰着。把槍移到中間，依然對中間刺來。那兩把鉤作了雙龍出水的勢子，已經斜着出去很遠了，就不能顧到胸前了。平生道：據師叔這樣說，這

就是個絕着，那就沒有破法了。馮獸醫道：還有破法。馬老師笑道：你看，攻法也是你，破法也是你。馮獸醫道：雖然攻法破法是我一個人說着，但是戲法人人會變，各有巧妙不同。儘管知道了着數，沒有練得慣，紉出來可不是那麼回事。平生道：既是師叔這樣說了，就請師叔再教我練這一趟吧。於是把槍頓在牆上。向他請了個安，笑道：那就請師叔教給我吧。馮獸醫笑着，向前跳了兩步，依然將兩把鈎發叉的拿着，笑道：我還是這樣一個架子，你進攻罷。平生興起，也就照着馮獸醫教給的那一套法子，先在當中虛刺一槍，然後耍個左右插花。當馮獸醫耍着雙龍出水的時候，再一次用槍向馮獸醫當面刺去。誰知他依然很從容，並不覺得慌張，就把兩手拿着鈎柄的所在，向裏一攏。兩把鈎柄上的月牙刀平着，向上舉起，像那筆架子架着筆一般，把這槍頭子給架了起來，在槍尖已經被架之後，他把身子蹲着，直逼到平生面前來。騰出一隻手拿虎頭鈎依然撐住了槍尖，另一隻手却拿着鈎子向平生胸前直戳過來。平生兩隻手拿槍把向人家刺着，就不會顧到家裏自己身邊。那鈎子到了身邊，卻沒有法子招架，只好倒退了兩步躲開他的鈎，笑道：我要跑了，師叔。馮獸醫笑道：這邊有個破法。平生把槍丟在地上，笑道：我不來了，我不來了。一兩個回合，你就讓我鬧個好看，我不能向下比了。這是讓我儘丟醜。馬老師笑道：事情就是這樣，不丟醜，不學乖

，那是不成功的。平生道：虎頭鉤的厲害我已經知道也就行了。在一晚上也學不了什麼好本事，我們還是請馮師叔自己玩兩套，我們光站在一邊看罷。馮獸醫他也不謙遜了。兩手拿雙鉤，站在月亮地裏，就前後左右的舞起來。大家坐着的站着的，全眼睜睜的向馮獸醫望着。馮獸醫直舞了三四十個着法，把雙鉤抱在右手，然後向大家拱拱手笑道：獻醜了，獻醜了。平生在月光地裏看到，一時忘了尊卑之分，也就拍拍連連鼓掌一陣。馮獸醫笑道：論起這雙鉤，本來不必舞得這樣亂七八糟。只因現在玩把式的人，也像聽戲一樣，要講個花腔，把式若是不記練得花稍些，人家會說是一條笨漢。郁必來說插嘴笑道：平生，你聽到了沒有？喜歡看舞鉤的人，也像喜歡聽戲聽花腔的人一樣。歸總一句話，你是個外行。平生笑道：雖然是外行，我也只想學到這外行的地步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馮獸醫把雙鉤向地下一扔。兩手拍着，叫了一聲痛快。立刻跳上蘆蓆，蹲下身子去，將碗滿滿的斟了一碗酒，送到平生面前，笑道：老弟台。你能喝不能喝。平生哦呀了一聲，笑道：喝下這碗酒去不要緊，只是阿頭師傅要走，我就不能送行了。馮獸醫兩手依然捧了那碗酒，笑道：你不能喝，不能勉强的要你喝。儘你的量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不能喝，你瞧那位大長個子，他是個大酒瓶子，他代你。郁必來豁地站起來道：我不是出門的人，也不是餓行的人，不過是一位作陪客的

，爲什麼倒要我喝酒？馮獸醫笑道：若是說出道理來，那應該罰你三大杯。是你出的好主意，叫我去冒充差。你想這件事是好玩的嗎？一個字說的不對，腦袋立時同頸子分家。現在我雖冒充過來了，但是開封這地方，我已經不能站腳。把我一個混了十幾年的碼頭，你讓我丟開，吃虧吃大了。我還不該罰你幾杯酒嗎？郁必來笑道：姓馮的，你說出這話來，你把一場陰功德行，丟到水裏去了。你看看我們馬二哥師徒，在十里堡幾百根槍眼子下打出來，那爲什麼？他們並不說一聲不值。你沒聽過說嗎？江湖上許充不許賴，你充過來了，算你是一位好漢，你爲什麼倒說無用的話。馮獸醫笑道：好啦，我沒有勸得你喝酒，你倒教訓了我作兄弟的一頓，這碗酒我還端回去。老哥，我們都走了，再看你支使誰，馮獸醫沒有把酒敬了他，也許心裏有些不服。所以把話快說完了，還用一句話來激他。郁必來也是只管要搯他的酒，就沒有想到自己所說出來的話，有的是馮獸醫所受不了的。好在他們全是涵養工夫很深的人，雖然聽到有些不順耳，也不肯紅臉，在說過了之後，也有些後悔。現在聽到馮獸醫這句話，便搶上前笑道：馮家兄弟，那碗酒是我的了，請遞給我喝完了，翻過碗來，不許滴一點。若滴一點酒，不算朋友。說着，也就把酒碗接了過去，兩手捧了碗，仰起頸子來，只管把酒向嘴裏倒去，只聽到一陣骨都聲。他把酒喝完了，先翻過碗底來，笑道：隨便那一位

伸手來試一試，決不許滴下一點的酒。他雖這樣說着，當然也沒有誰真伸過手來。他接着把碗向半空裏一拋，拋上去三四丈高。月光底下，只瞧見一個滴溜圓的影子，在月亮光裏亂轉着。大家望着都嚇了一跳。這位英雄，剛剛把酒喝下肚去，難道就醉了？那碗拋上去很快，落下來也很快，眼見是嘩啦一聲，跌個粉碎的。可是郁必來站在那裏，並不移動脚步。直待那隻酒碗快要落到地上，他伸出右手五指，斜着這麼一叉，就把那隻碗接住。平生情不自禁的，就鼓掌叫了一聲好。郁必來笑道：剛才我拿着這酒碗，卜了一個暗卦。心想，我是在開封也能轟轟烈烈幹一番，這碗落下來，我就接住。若是我幹不了什麼事呢，那不說，這碗就落在地上了。現在這隻碗居然還落在我手上……

……平生笑道：那自然是師伯還要轟轟烈烈幹一場了。郁必來笑道：天下事，是難說的。你看古往今來，多少爲人所瞧不起的人，常是要作出一樁人家不相信的事來。不必談什麼史傳，就說我們耳朵裏兩個滾瓜爛熟的人罷。一個是劉邦，一個是朱元璋。劉邦是個作地保出身的。朱元璋是給人家養豬的小伙子，破廟裏的小和尚。劉邦滅過強秦，打敗了楚霸王。朱元璋呢，那更不含糊，掃平最厲害的元驢子。馮默齋早是在蘆蓆上提起一瓶酒來，雙手捧着，送到郁必來面前，笑道：你不能賴，這一下，我非敬你……向他望着，頓了一頓，笑道：你說是應當敬多少，

看你的量。敬酒敬肉，不應當反是把你灌醉了。郁必來一手撫住碗，一手握住了酒瓶子上半截，笑道：我演說得很好嗎？爲什麼要敬我的酒？馮獸醫笑道：你這一段談話裏抬出了兩個皇帝來打比，少不得有一天我這個假御史變成了真御史，也許比御史還要大，凌煙閣上標名，也有我一分，我怎麼不要敬你的酒？郁必來道：若是照着你的話，我是該喝酒，但是現在做英雄好漢的人，另有一個作英雄好漢的方法，不應當再想去獻皇帝宰相，應當打起精神來救人民，救國家，自己不必圖什麼功名富貴，這個才值得轟轟烈烈去幹一場。平生老說的革命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是這樣去幹的人，就算是革命黨。……馮獸醫道：我明白。不過我既把酒瓶子拿來了，不能隨便又拿了回去的。你總得喝。郁必來放了酒瓶子，笑道：我喝就是，你恭賀將來我成一位大革命黨罷。馮獸醫已不容他多事交代，早拔開了酒瓶塞子，轟轟隆隆響着，向大碗裏倒將酒下去。郁必來兩手捧住了碗，連說是滿了。等馮獸醫收過了瓶子，他就捧住了碗，向平生笑道：論起這一杯酒，你得陪我喝上一口。你站在這裏，你是我一個老大的見諍，你不要以爲我今天發了狂，說話不算數。平生一聽這位老師怕的話，簡直有一點負氣，若是真陪着他喝兩口酒，那就要同他作一個諍人。證明他定能轟轟烈烈幹一場，自己也跟着負氣不成。若是不陪他喝，那又是不願和他作諍人了。師伯要求作一個諍人也不

肯，那有失了作晚輩的道理了。想了一想，笑道：師伯要我喝酒，我當然喝。但是我是個點酒不嘗的人，師伯要我喝酒，不是要我的好看嗎？郁必來哈哈一笑道：其實也不必人來作見證，只要我作事，心口相應就成了。說着，他又舉碗把那碗酒喝下，喝完之後，他似乎是很得意把那碗向空中連拋上去幾次，不過那碗無論拋得怎樣高，在碗落下來時，他全是便便宜宜的伸手接住了。他一面拋着碗，一面走上蘆席去，大概他是拋得很高興，當他已經盤腿坐下了，那隻碗還在拋拋接接的，馬老師坐在蘆席上，始終是喝酒吃菜，直等郁必來坐下來了，這才笑道：大個子，你今天是成了小孩子了。郁必來放下酒碗，哈哈大笑，馬老師道：你們看，月亮已經當了頂，這樣雪般的月色，正好趕路，小辮子，盛飯來罷。是時，天上一點雲片也無，那輪深圓的月亮，只有碗口大，懸在碧空，晚風由樹上吹過來，人身上也有點涼了。黃小辮子聽到師傅酒夠了。不敢多勸酒，也就大碗盛着飯向各人面前送去了。在吃飯的時候，大概馬老師也有了一些感觸，只是唏噓唏噓的發出那爬飯聽，並不說一句話。一連吃過了四大碗飯，他用手一摸鬍子，忽地站了起來，笑道：飯夠了。小辮子，你給我喂好了馬沒有？黃小辮子道：早就把馬料餵了。我不知道師傅什麼時候起程，馬鞍子都沒有取下來。馬老師道：你給我把馬牽過來。說到這裏，抬頭向天上看，環空藍隱隱的，沒

有一些邊沿，正當頂的那輪月亮，彷彿一個大銀球。馬老師道：馮先生，怎麼辦？我們可以走了嗎？馮獸醫笑道：我沒有徒弟跟我牽馬，所以遲鈍了一下，我爲什麼不走？說完了這話，自己剛是一轉身，平生已是左手牽着，右手拿了馬鞭子，站在他面前，一彎腰笑着將馬鞭子遞上。馮獸醫接過馬鞭子，便向他笑道：你這孩子還很是懂禮。你若是願意學我的虎頭鉤……說着，一伸頸子對了他的耳朵啣了了幾句。平生站定了，拱着兩手，向他深深作了兩個揖。馬老師說着一句走了，一兜韉繩，已是跳上馬背。馮獸醫也隨着上了馬，手指頭勾了鞭子，兩手抱了拳頭，向大家微笑。蘆席上面丟下了許多的殘肴剩酒。還有幾項兵器，大家却是緊隨在馬後跟出了菜園子來。馬老師的馬在前，他却回轉身來，向平生連連招了兩下手。平生提前了兩步，走到馬頭邊立定。馬老師道：平生，現在我們分別了，不知道那一天可以會面？我最後有兩句話要對你說一說。平生兩手拱揖，躬身答應着是。馬老師道：在三年前，我的師傅老和尚會和我丟下一句話。他說，在三個年頭的時間，恐怕要到開封來一次，我理當在這裏恭候着他的。只是開封城裏情形這樣緊急，我站不住腳，非走開不可。那老和尚，本是個神鬼莫測的人，這種情形，當然會知道的。但是我不交代一聲，究竟不合禮節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你可以在城裏外時時留心。有一位五十上下的矮胖和尚，臉上略微有連鬚鬚子

的影子。肩上挑了一根扁担，一頭捆着一個包袱，一頭掛了一個布袋。身上穿一件和尚衣，赤脚穿草鞋。另一隻手拿了一根黑漆幹子的禪杖。走起路來，幌幌蕩蕩的，那就是你的老師祖。自然，這樣的和尚也很多，隨處可以看到。可是你得注意他那雙眼睛，總是垂下了眼皮，不肯向人直看着。那就是他老人家了。因為他老人家樣樣都和平常人一樣，唯有那雙眼睛却是兩道精光射人，一望而知是個有道行的人。所以他走起路的時候，總是把頭低着。你在他眼睛上留神一下，你就可以知道他不是老和尚了。平生道：師傅這樣說，我可以認得他出來了，但據我推測上去，師傅師伯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。老師祖傳授武藝，那時總也在中年以上，到現在，何以倒也是五十上下的樣子？馬老師笑道：就是這點兒奇妙了。你只看他那五十上下的年紀，也許三個五十歲也不止呢。我們當徒弟的，怎敢問他是多少年紀，只聽他說洪楊以前，他就是個中年，那末，他一定過了一百歲了。他不喜歡平常人隨便恭維他，你在人面前，只管叫他老和尚，並沒有關係，到了無人的所在，你才叫他老師祖。只要你肯和他客氣，老和尚一歡喜，也許他可以傳授一兩樣心得給你。不是言過其實的話，他就吐一口吐沫，也帶勁的。平生兩手拱着，連連說是。馬老師道：機會很好，你可記住

一點。說過這話，疆繩一抖，馬鞭子一舉，立刻掀起四蹄，就跑走了。馮獸醫也只道一聲再見，已是跑去了很遠。

第十七回

窗外生風聞聲覘角技
書叢留畫對影笑傳神

平生同黃小辮子站在路頭上，也都看得呆了，郁必來挽了兩手，站在他二人身後，也默默無語很久。大家回到敝地上來。黃小辮去收拾杯盤碗盞，平生却站着和郁必來談話。由馬老師交代的話，却談到了老和尚。平生道：師伯，你馬上也要離開開封嗎？我老師的話，爲什麼不請師伯轉告。郁必來笑道，我想着，你一定要問這句話的，這老和尚教了七個徒弟，就不大喜歡我。爲什麼不喜歡我呢？爲了我專愛管閑事。這回在開封所幹的這幾件事，老和尚一定不喜歡的。我不忍見他。因爲我有我的意思，練了一身本事，不出來救國救民，學這玩藝兒幹什麼？做一個莊稼，還種種糧食給世上人吃呢。平生道：師伯所幹這些仗義的事，正是武術家的本意。怎麼說是老和尚不願意？郁必來道：你這話除了問我，別人還答不出所以然來。你要知道，近代談武術的，離不了方外人。所以離不了方外，這就因爲近代兩位祖師爺，都是方外人。其一達摩祖師，是佛家，傳下少林一派。其二張三丰祖師，是道家，傳下武當一派。無論佛家道家，全都是出世的人，把世事看個透空，以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祖師傳下來，武術不過是傳道裏面一種，其實並不着重這一點。可是去習武的人，

偏偏不在接道統。因此，凡是道行最高的武術家，他都有點憐惜後生小子，本末倒置。平生道：若果如此說來，學得渾身本領，豈不白白的糟踏了嗎？郁必來道：那也不。說到武術家，究竟最初的祖師，還是朱家郭解這種遊俠。在漢朝的時候，他們很得社會信仰，所以司馬遷作史記，還特闢了一篇遊俠列傳。後來一些書呆子，以為這是司馬遷好奇，不是史家正路。其實這正是司馬遷在當時眼見社會上受遊俠的影響很大，不敢抹煞。至於漢的遊俠，也不是突然發生的，他是遠接戰國諸侯，所養的食客而來。因為孔子的學說，適合於那個時代，遊俠之徒，不合於孔子學說，所以不能拾頭，其實墨子魯仲連這些人，就有些遊俠的意味。墨子說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。魯仲連專門替人排難解紛，不是遊俠是什麼。平生聽了，兩脚在地上連踏了幾下，鼓掌道：郁師伯能談這些，真不是平凡的武術家。郁必來道：唯其是我看過幾本書，師傅說我不對了。你要知道，這裏，有個大大的關節。古來的遊俠，講個入世救人，重然諾講義氣。富貴不淫，貧賤不移，威武不屈，生死置之度外，好像荆軻聶政專諸都是這一流。到了唐朝，有點變化，很帶些道家的意味。正史雖然很少記載，可是這節在詩歌小說裏面找出一些事蹟來。到了近代，那就索興變了，成爲出世度人。好像這老和尚罷。有一次黃河決口子，他邀了他一班同道，偷了富家幾十萬銀子，裝着大財主，在災區上振濟窮人。

他不在人世上留個名，也不願人看到他的真面目，功名富貴是更不必說了。至於國家興亡，他反是看得平淡。他以爲這是戲台上換一班唱戲的，與救人無關。這句話，你或者還不能明白。就是近代的大武術家，他們的眼睛看在世界上，以爲是人都應當救，國家只是世界裏的一角，武術家管國家的事，就是貪圖功名富貴。我幹的這一套，他以爲我貪圖功名富貴。其實他想不到現在亡國，並不是換一班唱唱的，正像黃河決口子一樣，這一國的人民都要沖刷個乾淨。這一層道理，我又不肯胡亂同老和尚說。難道我作徒弟的還比他知道的多嗎？平生點頭道：師伯這一說，我就明白了。怪不得我有什麼事，求我師傅，他總是不能答應。郁必來道：你師傅比老和尚那要開通得多了。不然，你這兩次所求他幫忙的事，他那裏會肯出面。平生道：那末，這次我老師到直隸去，他能做出什麼事來？郁必來笑道：你師傅的事，你這個得意弟子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嗎？你若是不知，我也就不得而知了。他說完了，哈哈大笑，平生聽他這種口風分明是故意推諉着，也就忙忙的站在光地裏不會作聲，黃小辮子站在平生後面，好像不知道怎麼是好，只管亂搓了兩隻手。平生回頭望着他道：師弟有什麼想說嗎？黃小辮子道：聽着郁師伯說的話，那老和尚簡直是一尊佛爺，到了開封來，我也能夠去見他一面嗎？不過我太笨了，怕他不睬我吧？郁必來笑道：這看各人的緣分。那老和尚

若是中意，是一塊玩石頭，他也肯點化你。老和尚若是不中意無論你怎樣天聰天明的人，也不能理會你。黃小辮子道：師傅交代了師兄，讓他去迎接老和尚。我師傅怎麼就知道老和尚會中意呢？郁必來笑道：這句話倒讓你問得恰當，差不多的人，也許是答應不出來，你要知道你師傅雖然教平生去找老和尚。可是老和尚中意不中意，你師傅那裏又知道？從明天起，你到城裏去賣菜，也遇事留心罷。也許平生碰不着，你就碰着了。這叫做是佛遇有緣人，黃小辮子聽了他這話，只管抬手亂搔着頭髮，微笑道：若是那麼着，我也許可以結上這一點緣。郁必來昂頭笑道：佛家專會有緣人。你們的老師祖，既是老和尚，那末，照着佛家說，你們也許有這一點緣吧？他口裏說着，人就向菜園子外面走。黃小辮子道：師伯不在我這裏安歇嗎？郁必來站住了脚，昂頭想一想笑道：我怕今天晚上有事，不要驚動了你們年輕的人。平生一聽這話裏有話，立刻迫着問道：師伯有什麼事？若是要我們兩個人幫助……郁必來哈哈笑道：何至於還要你們幫忙？既是你們留我在這裏住，那也好，大家開開玩笑罷。不過你們睡着了，無論讓什麼聲音驚動，全不用作聲。要不，你們沒有什麼事，我作師伯的人會讓人恥笑，說我胆小。黃小辮子捲起袖子來，搓着兩隻手道：難道還有什麼人，敢暗算我們？郁必來笑道：初生犢兒不怕虎，好大話兒。你們且把東西收拾乾淨。黃小辮子自回

家去，同你老娘，睡在裏邊屋子裏。平生同我睡在外屋。那靠牆一張土炕，平生睡着，平生道：師伯睡在那裏？郁必來道：我只要兩條板凳攔門放下，我就睡在板凳上。你們什麼不必問了，只依我做。要不然我還是走開。我不能在這裏給你們惹下麻煩。黃小辮子道：既是師伯這樣說了，我就依着師伯的話來辦。但不知還要預備什麼傢伙不要？郁必來伸着兩隻拳頭道：這就是傢伙了，還要預備什麼？平生同黃小辮子，全猜不出這是什麼路數，只好依了他的話做去。但是他兩人心裏，各藏着這樣一個大隱謎，那裏會睡得着？約在三更附近，平生躺在外面坑上，正自朦朧着，却聽得窗子外面，呼呼有聲，好像是吹風，可是風的聲音，不應當這樣連續不斷。這很有點奇怪。十分忍耐不住，就坐起來看着。這倒有一樣奇異的事，讓他吃驚，便是不知在什麼時候，這位郁必來師伯，已是不見蹤跡了。攔着那門，只有兩條空板凳。心裏更是明瞭，就悄悄的爬起，伏在窗上，由破紙窟窿向外張望。那月亮雖已西斜，還有那渾黃的光，斜照在牆外敞地上。這就看到兩個黑影子，如旋轉風車一般，只在空地上飛舞。偶然間在兩個黑影一面或側面，也露出一些白的光點。這樣總有三四十分鐘，忽然嘩啦一聲，空場旁邊的樹，倒下一大枝。有人哈哈一陣笑道：你是好的，再會罷。就這一聲叫後，呼呼之聲停住，兩個飛舞的影子，也還不見，只模糊的月光之下，靜悄悄的站着一個

人。在他那長大的個子上，可以看出他是郁必來。依着自己心裏，是要叫一聲師伯。可是他冇囑咐在先，不許作聲的，因之還是扒在那窗戶上向外張望着。也是自己這樣一轉念頭，眼光疏了神，郁必來又不在月光地裏了。心裏又想着，他必定是去追着那個敵人了，只管睜了眼向遠處看着。但那裏有人。偶然回轉頭來看大門口，郁必來還是睡在那空的板凳上。鼻子裏還微微地有呼息聲送出來呢。平生先是坐着看了一回，究竟忍不住，就叫了一聲郁師伯。郁必來笑道：怎麼樣？你被什麼聲音驚醒了嗎？平生道：剛才我早在窗戶眼裏看到了。可不敢聲張。郁必才坐起來笑道：這件事，本來我也不必瞞你們的。只是怕你們年輕的人沉不住氣，或者會出來多事，那就反爲不美了。你知道剛才來的那人是誰？黃小辮子聽到這裏兩人說話也就走到外邊屋子裏來了。他似乎感到特別的躊躇，一手搔着頭髮，一手搔着褲腰，鬧個不停。可就插嘴道：那個人是誰呢？在開封城裏，找一個這樣的脚色，和師伯放對手，現在還真是沒有呢。郁必來道：聽你的話，好像從前還有，你且說是誰？黃小辮子道：我師傅同那位馮師叔，總可以比一比吧？郁必來拍手笑道：別看你是一個老實人，一猜就猜着了？平生道：我師傅決不會同師伯過着的。剛才來的人，莫非是馮師叔？郁必來道：正是他。他在今天我喝酒的時候，輕輕的向我說。他不用雙鉤，也不見得就不如我。要不瞞着人，

我們試一試。我說聽他的便。後來我一想，這樣好的朋友，何必要過着，豈不傷了和氣？所以，我連夜要走。因爲你們只管留着我，這才有了剛才一回好打。其實這人喜歡開玩笑他也是好玩的。平生道：這倒奇了，郁必來搖搖頭道：不奇。你要知道，馮四爺和我是兩個師傅所傳。這回他挺身出來，假扮劉御史，不但是胆大心細，若不是自己有十二分本事，料着百十個人近身不得，那個去做？做過之後，他見我並不怎樣恭維他，心裏可有些不痛快。其實我倒是由心眼裏真的佩服出來，不過嘴上沒有說出來。再者老和尚手下教的幾位徒弟，都很有名，到底本領如何，他不會較量過一回，總也要借個機會試試。好在大家是這樣好的朋友，雖然動手大概誰也不會要了誰的性命。黃小辯子道：師伯，話不是那樣說。刀槍不長眼睛，假使誰大意一下，出了毛病。郁必來笑道：若是存了你這種心事，練把式的還有遇着的機會嗎？現在我和他比過了。大概他相信我不是大言欺人，以後倒可以好漢情好漢，彼此有個關照。要不然。遲早還要較量一回，倒保不定日子久了，會出一點毛病。話已交代明白，你們不必大驚小怪了。黃小辯子同平生聽了他這套話，才知道剛才這一場惡鬥，並不是外人。不過郁必來所說的這些話，多少有幾分勉強，恐怕馮獸醫之要比武，還不止如此簡單。只是他不肯說出來，當然也不便去追問。平生怔怔的望着，郁必來抱着拳頭連拱了兩下，笑道：兩

位快睡覺罷。鬧了半夜，我也真有些疲倦了，難道你二位就不疲倦嗎？大家睡了一覺，睜眼看時，已是紅日滿窗。欄門的那兩條板凳，雖然還在那裏，可是躺在板凳上的郁必來，却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平生叫着師弟，黃小辮子跳了出來道：我一宿沒得好睡。天不亮的時候，我還向門口看了來的，師伯還好好兒的睡在凳上，怎麼我一轉眼的當兒，就不見了。平生笑道：大概師伯也有神機妙算，知道你有這個一轉眼，他就這一轉眼裏跑了，黃小辮子道：走了就走了罷，這些老前輩，我們是留不住的。昨天剩下來的酒菜，還是不少，師兄在這裏吃了早飯才走罷。平生揉着眼睛，還沒有答復這句話，却見菜園的短牆外面，有個人影一盞。便道：我不能吃早飯了，我家裏有人來找我了。黃小辮子道：有誰知道你會住在種菜園的人家，除非是小三兒。那個人一脚跨進了菜園門，拍着手道：可不就是小三兒嗎？平生道：家裏有了什麼事嗎？你老早就來找我。小三兒到了面前，却不不住的在四面觀望，因道：也看不出什麼來嗎？平生道：哦！你以為這裏千軍，昨天晚上大殺了一場，是也不是？小三兒才笑道：少爺，你趕快回去罷。我是挨了城門出城的。昨天晚上大人追問了好幾遍了。平生道：我不是告訴過你，就說送老師的行，關在城外了。教練把式的老師走了，大人是最高興的。你就直說出來，大人決不會見怪。小三兒道：我沒有敢說。我怕追出根底來了。少爺快

回去就是，到了家裏，你一定說我會辦事。說着，又夾了幾夾眼睛。平生道：爲什麼這樣鬼頭鬼腦？無非是大人要說我兩句，我趕緊回去就是了。說着，出門就牽出馬來，向黃小辮子說聲打攪，兜動繮繩，立刻走了。小三兒提了那個食盒子，在後面跟着，一路叫着道：少爺，你不和我一路走嗎？我一路上還有話報告呢。平生依然兩腿夾住馬，催了向前走。約莫走有一兩里地，前後全沒有行路的人，這就駐了馬回頭向他道：我等着你了，有什麼話，你只管對我說罷。小三兒跑着只管喘氣，將手抹着頭上的汗，笑道：昨日晚上，鹿公館派有人到咱們家來說，今天一早要到觀音庵去敬香，邀我們太太也去。太太也答應了。假使鹿小姐同太太若是在菴裏會過面，一定會同到公館裏來的，少爺這個時候趕回去那不是很好的機會嗎？平生笑道：我看你這種鬼頭鬼腦的樣子，就知道是說這句話。小三兒笑道：難道少爺還不願意有這樣一個機會嗎？平生笑着，却沒有作聲，舉起鞭子在馬後身渾敲了幾下，馬便掀起四蹄，飛奔而去。在這時，他就不管三兒是不是在身後跟着了。平生一馬跑到了家門口，不會下馬，先就張目四顧，看看有停着的轎車沒有？不看到車子。又低頭看看地面上，可有火車輪子留下來的車轍沒有。直待車轍也不能看到，這却懶懶的跳下馬來。門房裏看到少爺回來了，早有人搶上前來接過馬鞭子，牽過馬去。平生問道：家裏沒有什麼人來嗎？

門房道：倒是一早的時候，太太坐車上觀音庵去了。平生微笑了一笑，自到書房裏去休息。心裏想着，家裏去觀音庵不遠，一小時左右，母親必定回來。母親回來，自然鹿小姐也來了。這一程子，爲了救革命同志，忙得晝夜不安，很少和她親近。今天來了，可要借個機會，和她說幾句話。且不走開，就在書房裏等着。於是拿了一本書，橫坐在書棹子邊看着。看着有點疲倦，便又躺在床上看着。只看了幾行字，眼睛覺得昏花不明，就閉上了。一覺醒來，太陽已是當了天頂，自己哎呀了一聲，立刻向上一跳。伸頭看看院子外面，薔薇架子長得綠茸茸的，地隻上罩着一塊大陰地，太陽由花架子上穿過來，曬到地上，照着滿地全是黑白的花紋。家裏養着一隻白鶴，懸起一隻腳，微閉了眼，也在打瞌睡。小跨院子門，半開半掩的，靜悄悄不聽到一些人聲。長天日子料着家裏人全都午睡了。回到書房裏來，那個古銅小鼎，却不知是誰灑到了書棹上放着，裏面沒有檀木，可是有三根伽蘭香的棍子。屋子裏微微的有些伽蘭香味，自己所愛的那隻碧玉茶盞，却倒有大半杯茶放在棹上。用手摸着，冰冰涼的，想必放在這裏也就有很久的時候了。於是出去把小三兒叫了進來，問道：我睡着了，你儘在屋子裏亂動東西幹什麼？小三兒站定了微微的笑着道：少爺，你瞧我有這大膽，敢胡亂引着人到書房裏來嗎？平生道：那末，是……突然把聲音放低

了，而且帶着笑容答道：是鹿小姐來了。小三兒道：他到了這院子裏，好像就知道少爺睡了。向我笑着搖手。他手上還拿着三根佛香呢。就對我說，讓我插在香爐裏。我拿着香進來，急忙插到爐裏，就把少爺用的茶杯子倒了一杯茶送出去。不想我這裏捧着茶出去。鹿小姐已經走了。平生道：她沒有說什麼話嗎？小三兒道：沒有什麼。平生道：決計不能不說什麼，這是你弄錯了。你怎麼這樣子的笨法，你就不會叫我一聲把我叫醒來嗎？小三兒道：少爺，這可是難題目了。鹿小姐再三同我搖着手，不讓我驚動你。我若把你驚動了，鹿小姐也是不歡喜。我只能得罪少爺，不能得罪鹿小姐。你說我這話對不對？平生想了一想，笑道：你這話也對，倒教我沒有法子駁你。可是鹿小姐到這裏來，能夠一句話不說就走了嗎？小三兒道：她爲什麼，少爺總應該知道，你問我，我那裏說得上？平生且不理會他，背了兩手在身後，只管來回的走着，小三兒站在一邊呆站着，對了平生望去，好像他週身上下，都有可以研究的價值。只管睜大了兩眼，不會夾上一下。平生在屋子裏來回的走了許多轉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。便道：鹿小姐到這院子裏來，一隻手拿着香那一隻手還拿着什麼，你注意到了沒有？小三兒道：哦！這倒提醒了我一件事。鹿小姐那一隻手拿了一個紙捲。平生笑道：後來走的時候，你見他是空手呢？還是手上另拿了什麼走了？小三兒道：哦！是的，她沒有

拿着東西走，那個紙捲兒，放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平生聽到說這話，立刻像得着什麼答案似的。站在屋子裏，舉目四下觀望。終於是在一進門的這個小書架子上層，發現了一個紙捲，便伸手取下來，笑着跳了兩跳道：在這裏了，在這裏了。這紙捲捲着有手臂粗細，倒有二尺長上下。於是把捲露子的外層，慢慢剝下，却看到裏面有一張不帶軸子的畫，兩手扯着緩緩展開，有一個女子的畫像，露出頭髮來。在心房卜卜亂跳之中，抬頭一看，却見小三兒還是睜着兩隻荔枝眼對自己望着。便道：你還站在這裏幹什麼？要監督我嗎？小三兒紅了臉，只好是低頭走開。平生把畫慢慢的展開。女子的全身畫像，完全露出來了，那鵝蛋臉兒，雙眼皮的媚眼，臉腮上的小酒渦兒，全都像鹿小姐一模一樣。那窄小的旗袍，套着琵琶襟小嵌肩兒，雖不是古裝美人，但對於畫家所定的例子，美人髮，宮樣妝，可相去不遠。自己看得入神，手裏拿着不算。還爬上椅子去，將畫掛在釘子上，然後坐在椅子上，將手托了頤，對着這畫仔細看去。經過他很久時候的檢討，又在畫的下方，發現幾個紅點。那紅點細小得像米粒一般，並不是有意塗抹上去的。若是隨便弄髒了的罷？像鹿小姐那麼用心的人，又決計不會送了來。在這種種方面揣想，倒有些不知其所以然了，平生只管把這些小小的胭脂點端詳着，倒把整張圖畫都忘記了。約莫端詳了有半時之久，將手一拍棹子，自言自語的道：有

了。她既不便在上面題款蓋章，又不願隨便的送給我，沒有一些記號。所以把她自己用的胭脂在上面灑上了幾點，暗暗的告訴人，這是她親愛之物。這樣的畫像，又是藏在她深閨裏的，她怎樣好意思親手，交給一個少年男子。怪不得她不許小三兒驚動我了。這話又說回來了。在她未到書房之前，決不知道我是睡着了的。原來的意思，她又是打算怎樣的交給我呢？那畫像既是帶到我家來了，決不能因為不好意思交給我，又帶了回去罷？如此想來，倒是一個有趣味的了。於是把思想另換了一個方向，背了兩手在身後，只管來回的走着。想着她帶來決不能帶回去。畫又不便託別人代交。那末只有親手交出了。在親手交畫的時候，一定有一種很有趣味的動作，可惜是一覺睡去，把這平生難得第二次的機會失了。情不自禁的也就喊出了兩聲可惜。他這有些大意，却未免洩漏春光了。

第十八回

微洩春光正婚提舊恨
修談洋務譯述勉前程

當平生只管跳腳的時候，恰是那上房的女僕，受了太太的囑咐，到前面書房來看看，少爺曾經回公館來了沒有？遠遠聽到少爺說了幾聲可惜，這倒有些奇怪，少爺損壞了什麼東西，向來不介意的，這必是有什麼十分珍貴的東西，不知怎樣毀壞了。因之遶了一個大圈子，由進院子門的所在，貼着牆壁，走到書房窗戶下來。向裏面張望，這倒是看到一樣新鮮玩意了。在牆上，掛了一張美女畫。這畫並不像平常的美女畫，是一個現代的旗裝女人。雖是畫的那面孔，不過茶杯子大小，但是那臉面很熟，簡直和鹿小姐一樣。少爺屋子裏，向來沒有這一類的畫，這來得有些奇怪了，女僕很張望了一會子，也不敢驚動，依然由原來的路線，悄悄的退了出去。過了三十分鐘之後，平生兀自坐在椅子上，對了那軸畫出神，這却有另一個女僕來傳話，太太請少爺到上房去。平生口裏答應着就來，手上已是把那軸畫取下，忽忽忙忙的捲了起來。捲過之後，還不肯隨便放着。由書架縫裏，塞到整堆書的後面去。還找了幾本舊書，把那縫塞住。平生已覺得沒有什麼問題了，這才牽牽衣襟，到上房裏來。秦太太臉上，向來是很慈祥的，這時却板得沒有一點笑容。架着腿坐着，手裏捧了

水烟袋。她並不抽烟。水烟袋底下，壓了一根長紙煤，她用另一隻手，慢慢的掄着。平生遠處看到，立刻改慢了脚步，從容的走了過去。她抬起眼皮看了兒子一眼，並不說一個字，倒是抽起水烟來。平生走到面前了，才笑道：媽，我知道昨天晚上上的事，父親一定要追問的。但是這也用不着瞞，我師傅走了，我送他一程，就關在城外，沒有回來。父親是不願我向下練把式的。現在教把式的師傅走了，就沒有法子練了。秦太太噴着烟，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平生道：這全是實話，我決不欺騙你老人家。秦太太默然的抽了鬍袋水烟，將烟袋從容收下。因道：你練把式不練把式，這件事我倒不管你。不過你自東洋回來以後，沒有看到你立過什麼志氣，想幹什麼事業。談到巴結功名，你總有些不屑於的樣子。放了書不看，常去逛大相國寺，倒和一些九流三教的人，交起朋友來。我問你，自古以來，有幾個同這些不相干的人交朋友，交出好事情來的？平生聽了母親這番教訓，倒有些奇異，因道：兒子並沒有和什麼三教九流的人交朋友呀。秦太太道：你還要辯呢？教你練把式的那個姓馬的，聽說就是走江湖賣草藥的。平生道：賣草藥的人，醫治跌打損傷，也是存心濟世的事罷？再說以往你也沒有反對過這個人啦，怎麼現在你說出這話來了呢？秦太太拍拍衣襟上的紙煤灰，正了臉色向他道：也不光爲了這個……作男孩子的人，雖不必像作女孩的那樣守規矩，

但是也要講個分寸。若是讓人說上了閑話，作父母的，也不見得有什麼面子。平生聽了這話，更有些莫名其妙了。因道：是的，他們官場上的人，說我是革命黨。他們的話能信嗎？他們以為出過洋的人，全是革命黨，秦太太搖搖頭道：你這話越說越遠了。我說的是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你書房裏，現在都掛的是些什麼字畫？平生道：還不是家裏的那幾張老字畫嗎？可是把這句答復過了，立刻想到鹿小姐那張的畫像了。這是剛才在書房裏偷着看的事，在上房裏的母親，怎麼會知道呢？這就跟着紅下臉，垂手站立，不能答話。秦太太道：全是家裏的老字畫嗎？平生覺得這話更緊逼得厲害，低下頭去，沒有話說。秦太太道：你不想想，鹿家和咱們，都是體面人家。鹿小姐到咱們家來。不避內外，那也全爲着一來咱們是世交，二來你父親講一點古道，什麼都在規矩上走。你不能學着北京城裏那些大少爺的脾氣，專在外作那些遊蕩事情，我個會畫像的，偷偷兒的把人家的像畫了下來，見着朋友，還要拿出來胡說八道一回。平生道：母親這話猜錯了。秦太太道：猜錯了？你書房裏掛的那張畫，是由那裏來的？終不成是天上掉下來的嗎？平生躊躇了一會子，帶一點微笑，想把那一句下文，全說出來，可是到了嘴邊，又忍了回去。秦太太道：我知道，那是一個旗裝像，你決不能說那是一張古裝美女罷？平生垂了手，微低了頭。秦太太道：你瞧，今天早上，鹿小姐就到這裏來過的

• 她又不改北京旗下小姐兒的脾氣，一來了，四處亂跑。假使她要看到了這張畫，回去對鹿大人一說，人家要問，麻糊過去了，人家要問，多年的世交，就非翻臉不可！你倒是同我說個明白，這張畫，是由那兒來的。我把她收起來，也就算了。要不然，讓你父親知道了，教你吃不了，兜着走。平生笑道：有倒是有這麼一張畫，可是決不是我找人畫的。秦太太道：若是別人偷着畫來的，轉送給你，那是移禍過東吳，更了不得？平生道：畫這種畫，也不是一半天就畫得出來的。誰又那能耐，可以偷到鹿公館裏去畫像？秦太太道：我又知道，有那些畫像的人專去找大家閨秀的像片，藏在家裏把畫像得了，就拿出來，偷偷的賣給一些王孫公子，一百八十兩的，胡亂要價錢。這些少爺們。有的是便宜得來的錢，有了這樣希貴的東西，爲什麼不買？平生笑道：若是那樣，我不成人了。實說，兒子要遇到這種畫像的，一定把他送到當官，至少二百板子一面枷。秦太太道：畫是你承認了有的。不是你請人畫的，也不是畫像的賣給你的，由那兒來的呢？哦！我明白了，準是鹿家那些下人，想得你的重賞，偷來送給你的。平生道：那他們更不敢了。秦太太道：這樣也不是，那樣也不是，我倒猜不出這所以然來了。平生笑道：您再猜一猜，大概就猜着了。秦太太見他臉上現出很得意的樣子，因問道：難道是鹿小姐送給你的？平生笑着，就沒有駁回。秦太太這倒像是有了很大

的感觸，臉上表示着驚異了一下，又把放在几上的水烟袋，重新捧起。也不叫丫頭點紙煤，就這麼對着光烟袋出神。平生倒是很自然，尋着火柴盒子出來，擦了一根火柴，替母親把紙煤點着。秦太太捧了吸了兩筒水烟，就噴着烟，歎了一口氣道：這年頭兒變了。平生還是垂手站立着，不說話，也不走開。秦太太道：她什麼時候給的。平生道：就是今天早上給我的。秦太太道：你這簡直是胡說了。今天早上，我同她在觀音庵見的面，手上並沒有拿着什麼？至於到我家裏來的時候，雖然我先到一步，她後到一步，可是彼此也沒有離開過，自然，我也沒有瞧見過你，難道她有什麼分身的法子，可以把那張畫送到你手上去？平生笑道：你不是說，她後到一步嗎？秦太太道：難道她什麼也不說，好端端的就交這麼一張畫到你手上去。交過畫之後，依然不說什麼，又掉轉身走了。平生却只是笑着，沒有答復。而且，當他笑的時候，肩膀有些顫動，看去倒是很高興。秦太太道：你以為我同你鬧着玩呢？這件事，干係我兩家的門風，你得把實話告訴我。我這樣從從容容的問你，你不對我說，將來你老子問你的話，你也是這樣毫不在乎的回話嗎？平生見母親端正了顏色，沒一點笑容，這就答道：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樣交來的。那個時候，我正躺在床上睡着了醒過來之後，就看到棹上香爐邊，插了三根香。又看到放了一杯冷茶。我問起小三兒來。才知道她去過一趟。同時

，又在書架上看到一個長紙捲兒，透開來看看，是這軸畫了。秦太太呼了幾筒烟！眼睛不覺定神了，後來就搖搖頭道：你這話不足信。她不能平白的，扔下這麼一個紙捲。也沒那麼巧，你就瞧見了。平生道：誰說不是呢？我正想到書架上抽一本書看，就看到這個紙捲了。我的書架子，向來收拾得很整齊的，書架子上突然的加上了一個紙捲，當然是必然注意的事，所以我就拿下來了。當時也以爲是隨便的一個紙捲，大大的扯開來看。一看之後，我倒嚇了一跳，那裏來的這麼一張畫像呢？猛然看着，還不覺得像鹿小姐。後來我掛在牆上坐在椅子上仔細的看，倒是越看越像。我先也起下疑心，像你老人家所猜的一樣，必是什麼人把鹿小姐的像偷畫下了，託人到這裏來賣。這件事若是讓鹿家知道了，那還了得。所以我把小三兒盤問了個詳細，他說，決對沒有人到公館裏來賣畫。也沒有人送東西到書房裏，僅僅是鹿小姐在屋檐下站了一站。因爲這樣，所以我猜着就是她送去的了。所以我雖對你老人家說了，這是她送給我的。也許她受了一點冤枉。秦太太抽着水烟，唏哩呼嚕的吸了兩三袋煙，然後向平生笑道：若是照你這樣說，你完全不知道，一點兒干係沒有。可是鹿小姐爲什麼一定要送你一張畫像呢？平生垂手站着，到是微笑了一笑。秦太太道：你若是說不出來，顯然就是說謊的了。你想，她能夠昏指一算，就算準了你立刻到書架子上查書嗎？平生道：我實

在沒有撒謊，我要撒謊，我就不認有這軸畫了。既有這軸畫，我又何必還瞞着一半呢？秦太太把水烟袋放了下來，因道：依着你的話，自然也交代得過去，可是總不合乎情理。平生道：好在我也不要這張畫，要了也不能掛的，我就把它燒了罷。秦太太道：你會把它燒了？你不必冤我。乾脆，你就交着我來收着罷。平生站着一會，可就笑起來道：既是不，又何必存在你這兒？秦太太拿起棹上的水烟袋，又呼兩口烟，點了一點頭道：鹿小姐和北京那些格格不同，（格格滿人稱小姐之謂）染點兒自由迷，還在貴胄學堂，讀過一年書哩。可是你別存那個傻念頭，我是碰過釘子的。當年咱們和鹿家作街坊，我和鹿太太又相好，瞧見鹿小姐怪伶俐的，你們小時，還在一處踢個毬兒，抖個空竹呢。我就想了，這是一對兒。鬥牌的時候，和鹿太太開着玩笑，咱們怪要好的，要不，咱們作個親家吧！當了棹上牌友的面，她就給了我一個冷臉子，說是好是好，滿漢通婚，那是一句話罷了，我當時的臉上真放不下來。這還罷了，有一次，鹿小姐送了一張相片，讓她奶奶（滿人稱母之謂）知道了，硬要了回去。我要不是怕傷了兩家和氣，我真要損她們幾句，好在不久，彼此就分手了。不想咱們到了開封，鹿大人也來了。旗家婦女是關不住的，他們又和我們來往起來了。鹿小姐呢，老是向我們這兒跑。當漢人的作官，誰不願意旗人上門啦，所以我也就把前事忘了。今天她送你這一張

畫，若是真的話，倒給我出了一口氣。可是，也就這樣罷了。你若真有什麼糊塗心事，旗人是瞧不起漢官的，鹿太太給冷臉子不要緊。若是鹿大人知道了，咱們是吃不了兜着走。說着，又吸起水烟來，看着兒子。平生笑道：這可見滿漢之間，太平平等，革命黨說的革命，不也很對嗎？秦太太呼出一口烟，呷了一聲道：胡扯，這也拉不上革命黨。平生笑道：你別瞧鹿小姐是旗人，她也不反對革命黨的。秦太太道：越發胡扯。平生站了一站，轉身待要走。秦太太道：我告訴你的話，是你父親都不知道的。這是我心裏一件憾事，你可別告訴人，那一軸畫交給我最好，免得出亂子。不然我就把事情告訴你父親。他若不怕得罪旗人，你就收着罷。平生原是不怕母親的，聽了母親所說，鹿家還有拒婚這一回事，這畫交給母親，讓她出一口氣也好，便轉身向書房裏取畫去。可是當着走出二門，快要拐進跨院去的時候，便聽到前面有一陣脚步混亂的聲音。向前看着，正是鏡明帶了一批聽差，搶着進門來。只的父親走路那樣匆忙，顯着心裏有事，於是垂手閃在一邊，讓父親過去。鏡明雖然看了他一眼，但是並不怎樣介意。逕直的向後面上房去了。平生回到書房去，把鹿小姐那張畫像展開來看過了兩遍，接着也就搖搖頭。他心裏好像這樣說，無論如何，這畫是不能露面的。但不交出來，母親的話，怎回復呢？這時，身後有人低聲道：快收起來罷，大人到後房來了。回頭看時，

正是小三兒，遠遠的站着，也是在向畫像打量着。問道：你爲什麼偷來悄悄的看，鬼頭貼腦的東西。小三兒不由得撇了嘴道：我敢偷看嗎？我在房門外站了很久，你也不看到。我要對少爺說什麼？若是對過簽押房裏的大人看見，那還了得？他說話的聲音，是非常之微細。不過說完之後，却伸了一伸舌頭，表示他所感到的嚴重性。平生這就向對過簽押房裏張望了一下。見鏡明伏在公事棹上。手不停揮的，正在寫什麼，有兩個聽差站在門裏外，似乎正在伺候着。靜聽差遣。因低聲問小三兒道：你知道大人有什麼緊要公事要辦嗎？小三兒道：我雖然不知道是辦要緊的事。但是知道大人是由撫院回來。平生這倒是心裏一喜。父親有了事，母親也就隨着忙碌，那一軸畫是兒女小事她就沒有功夫來看了。三把兩把的捲起，外面再包了兩層紙就放在帳子頂上。爲了防備父親有時會來查問起見，棹子上搬了一本英文小說。隨着坐下來，把手微撐了頭，眼睛望了窗戶外的薔薇花架子出神。還不到二十分鐘，却見母親也來了。她在藍紡綢褂子右襟鈕扣上，掖了一條很長的手絹，手上還捧了水烟袋同紙煤，態度是十分的從容。只走進跨院子門，就向聽差們搖了兩搖手，那是叫他們不要驚動大人。走到簽押房窗戶外面就站住了。她並不抽烟，自讓那紙煤灰燒過去到一寸多長。平生伸出頭來，在門裏向外看看。秦太太也看到他，騰出一隻手來，連搖了幾下，意思就是讓他別作聲。

平生見母親這樣出神聽着簽押房裏的事，料着事情重大，只好縮回身子，隔了玻璃窗，向外面注意的偷看着。過了一會，聽到父親呼喚聽差進去說話。聽差就拿了兩封信出去了。秦太太在廊檐下道：「我在這裏看看大人怎樣的忙法？說着話，她也走進簽押房了。平生越看，倒越是放心不下，在書棹邊坐下，不到兩分鐘，便伸頭向外望了去。望過之後，剛是坐下，又站立起來。隨後就聽到秦太太叫道：平生，你進來罷。你父親叫你有話說呢。平生口裏答應着，却手扶了棹沿，自己先定一定神，微點了兩點頭，帶着笑容，走到簽押房裏來。只見公事棹上，還攤着好幾樁文件，鏡明一手按住棹沿，慢慢的輕輕的，作個沉吟之狀。秦太太捧了水煙袋，坐在旁邊椅子上，也不抽煙，也不說話，只是出神。平生垂手站着，眼睛雖向公事棹上打量，却也不肯說話。鏡明抬頭對他望着，打量了一番，微搖着頭，成了個半圈，因道：要說你也談什麼革命，我有點不相信。不過你在東洋那樣久，說是一個革命黨也不認識，這也是欺人之談。平生心中，倒有些跳盪不已。但也只看了一看，立刻垂下眼睛皮去。鏡明接着道：這兩天的時局又不大好，你不知道嗎，平生淡笑道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，我對於時局，就不大注意。鏡明道：雖然政局與你無干。但是你們留學生出身的人，最喜歡談國家大事。這幾個月開封城裏頭，老是鬧得馬亂人翻，你又未必不知道。平生道：革命的風

潮，現在似乎鬧好些了。已經過去的事，現在還有什麼可談的。鏡明搖搖頭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到底是一位大少爺。開封官場裏，自上次革命黨在十里堡鬧事起，直到現在，沒有換過這一口氣。這鬧哄哄的事情，你怎麼會不知道？平生帶了一點微笑，却沒有答話。秦太太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就是這樣淘氣。那些不相干的事，你容易放在心上。這些國家大事，你倒是全不理會，說這話時，却瞪了平生一眼。平生知道母親這話，正有所指，如何敢說什麼？只是垂手站着。鏡明將顏色正了一正，因對他道：「你可要仔細一點了。自從前兩天鬧了一回假欽差的事情，笑話鬧的過火，消息已經傳到北京去了。剛才北京有了密電到撫院，很是嚴厲，要把此事澈查，據中丞的口氣，那假欽差決不是戲弄封疆大吏而已，必定還有其他密謀，只因開封官吏防範嚴密，他們不會得手。而且推測起來，十里堡這地方，一定和革命黨有些勾結。其一是革命黨在那地方開槍拒捕，作過殺人的事。其二是這回假欽差辦得最顯明的一件事，就是把十里堡被捕的那些老百姓，首先勸着放走了。你既是東洋留學生，又是常到十里堡去的人，不能說你毫無干系。平生猛然聽到干系二字，臉色却是一變。秦太太偷眼向他看着，便吹着紙煤，吸了一袋煙，笑道：「你瞧，你父親只隨便問你一句話，你就嚇得這種樣子。把幹別稱不正經的事那副胆子拿出來，那就妥了。這都不說了。你父親受了中丞的密諭，

在今明天要到北京去一趟，好在大人物兒脚下打點打點。意思是要你一路也跟了去，躲開這裏的風波。平生道：北京我倒是要去的。不過說是要躲開這裏的風波，這倒不必。上次我就說了，留學生也都是朝廷花了大批的錢派出去的。爲了學點見識回來替朝廷出力。根本上，留學生就是朝廷的人。不然，每年花上幾千幾百萬銀子派學生出洋幹什麼？留學生回國來了，朝廷就是不罷一個個都起用，爲了以前花的那些銀子起見，也應當保護他們，預備將來要用就用。若是照現在官場中的看法，留學生就是革命黨。現在的是非且不去問，免了這些人搗亂，不會省掉那筆錢，不派學生出洋嗎？可是現在朝廷還是不斷的派學生出洋，一年比一年花錢更多。難道朝廷有那樣糊塗，故意製造革命黨嗎？現在朝廷既在派學生出洋，就決沒有把留學生全當着革命黨之理。秦太未五指夾住一根新燃的長紙煤向他連連點了幾點道：你瞧你瞧，我只報告了你一點消息，你就這樣核桃拌豆腐，一哆嗦一塊，說上許多。鏡明沉着臉色，不生氣，也不笑，因緩緩的道：他雖然有些舌辨，可是這話也說得有理。不過朝廷也許爲了這一年以來，南北革命黨，鬧得太厲害，不能不澈底辦一下。本來也有人說過，既是革命黨都出在留學生裏面，自此以後，不派學生出洋了。這話一提，多數的人，又說使不得，因爲富國強兵的法子，中國是一點兒沒有，再不變法維新，又來一個八國

聯軍，恐怕尋不出第二個李文忠來講和。不能因爲革命黨有留學生，就因噎廢食，不要留學生。大概在最近的時候，朝廷對於留學生，再要用一種仔細甄別的法子來取舍一下。平生這個時候同我到北京去，先在北京看看些老世伯，先安一脚路子，也是好事。平生垂手站着，低聲道：去是兒子願去的，我想父親先去，我隨後再來。鏡明向他臉上望着道：那爲了什麼？平生道：我這裏還有一點事情未了。鏡明道：你是練把式沒有練了嗎？你怎麼這樣不長進。說時，把臉色沉了下來，眉頭子皺着。平生道：我早不練了。我翻譯着有兩本東洋書都是造槍礮，造輪船的工程書，頗合實用。還差一小半沒成功呢？不帶書，我的書是翻譯不出來的。秦太太道：不是我說你這孩子沒出息。給你三分顏料，你就開染坊了。難得你父親給你一個笑臉子，願帶你到北京去，你倒端起臭架子來，說是在開封有事。問起你有什麼事，就瞎扯一頓，翻譯什麼書，以先怎麼沒有聽到你說過呢？北京是天子脚下的地方，什麼大富大貴，都由那裏出來。你念了二十年書，花了無數的錢，不就爲求取功名嗎？現在有了求功名的機會，你倒不願去，什麼事迷了你的腦袋瓜。鏡明聽到平生說了一句翻譯書籍，勾起他生平未了之願，正想說自己早想有一部著作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。你們年輕輕的人，倒也有這種毅力。這點是未曾說出來，而秦夫人却是放爆竹似的，說了個不斷，只是皺了眉帶了

微笑聽着，可也沒法將她攔住。直等她說完了，這才笑道：「論到翻譯書呢，那倒也是好事。只是：說到這裏，用手摸了幾摸鬍子。平生已經了解他們的意思，因道：『譯書同著書不同。這不過將人家現成的書，由日文譯成漢文罷了。秦太太看到鏡明的樣子，倒並不反對平生在開封翻譯書，這倒看不出來是什麼道理，只好捧着水烟袋在一邊閑看着。』」鏡明向平生問了一些書中內容，平生報告是物理學，就是一些造機器的原理。鏡明用手摸了鬍子，偏着頭想了一想道：「關於造機器的事，你都知知道嗎？這可是一樁談時務最有效力的事。中國是文物之邦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沒有一樣不齊全。就只有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，漢唐以來，失了傳，流傳到西洋去了，於今倒要從西洋學了回來，真是可笑。不過你既學了一些回來了，這自然是好事，你就把書趕快翻譯出來罷。我在北京，大概有兩月的耽擱，你若是能夠在兩月之內，將書譯好，趕快送到北京去，那最好不過。我把這部書送給幾個研究洋務的人看看。假如你譯的還不錯，這倒是你的錦片前程。只是在兩月之內，你能譯得完嗎？平生聽說父親願意留他在開封，很是合意，一口答應道：『只要一個月，就可以辦到了。』」鏡明道：「那很好，從今日起，你就可以加工譯書。將來家裏撥兩名年紀大些的聽差，陪你一同進京就是。好好的把這書譯成。你若在洋務上，有所成就，上不負朝廷，下不負父母了。平生站着答應了。」

兩聲是。寧靜了一會子跟着問道：父親還有什麼話說嗎？鏡明沉靜着想了一想，因道，這兩天，還是風聲不好。我不在開封，家裏的事，你多少也應當問上一點。外面若沒有什麼要緊的事，你就不必出去。平生答應着退了出去，回到了書房裏，不免把父親的話，仔細考量了一番。立時自己加上了一番很嚴重的心事。雖然舉家大忙特忙的，伺候大人進京，他全不放在心上，只是藏在書房裏寫英文同日文信件。家裏人都說是在翻譯書，也沒有誰疑心他是在幹什麼的。過了兩天，鏡明帶了七八件行李，兩三名跟隨，大吹大擂的上北京去。平生也只是在他臨行的時候，送到車站，此外並無動作。

第十九回

急雨走蓬車泥途送信
西風鳴鐵馬高閣濟蹤

又過了兩三日，一天正午下着傾盆大雨，鹿小姐忽忽的來到上房，長衣襟上濺了不少的泥點。她見過了秦太太，只是剛在椅子上坐下，臉上還帶了紅色，却勉強向秦太太笑道：「大爺在家嗎？我有兩句很要緊話，想懇大爺說說。」秦太太心裏一動，莫非爲了那一軸畫的事，便微笑答道：「這樣大雨果您跑了來。鹿小姐有什麼話，對我說就是了。」鹿小姐在衣袋裏取出手巾來。在臉上微微抹了兩下，起身笑道：「這話對伯母說也是一樣。不過請伯母不要害怕，秦太太道：「什麼事？是官場裏……鹿小姐道：「可不是！官場裏有了消息了。所有在開封城裏的留學生，最好都躲上一躲，秦太太道：「是嗎？這消息要是早兩天傳着出來，有你老酋在家，那還可以作三分主。現在你老酋不在家，外面的事，我是一團漆黑，鹿小姐道：「所以我說要把大爺請了來當面交代兩句。要怎麼樣子辦，大爺自己，可以有個主張。秦太太便一迭連聲的，吩咐女僕們請大爺。不大多一會兒，平生就隨着女僕走了進來了，遠遠的看了鹿小姐，就抱拳一拱手，他似乎有了一種內心的慚愧，垂了眼皮，臉紅紅的掀起兩團血暈。鹿小姐倒像沒事似的，四平八穩的站起來，緩緩的抬起手來，理了一理鬢髮。

，笑道：沒什麼事，不過……說到這裏，嚇嚇的笑了笑。平生哈了一哈腰，笑道：鹿小姐請坐罷。鹿小姐手扶了茶几，又微笑了一笑，低頭道：大爺也請坐。平生就在龔門的一張方凳子上坐着，抬頭向外面看了一眼。鹿小姐說過了這話，輕輕的咳嗽了兩聲。這就掉過臉向秦太太道：伯母，我不是同您搗來着嗎？現在官場裏面，對留學生太信不過，他們總疑惑着留學生是革命黨。雖然大爺居心無愧，是個好人。可是我在家父口裏聽來的消息，說只要是留學生。不管是誰家的子弟，全都得看管起來。我偶然的問一句，像秦家大少爺，我們是知道他根兒底兒的，難道也疑心他是革命黨嗎？我父親就說若是管這事，他當然可以相信得過。無如管這事是那老粗劉大人。平生笑道：這樣子說，大概我也是革命黨了。鹿小姐這才回轉頭來向平生道：可不是有這些麻煩嗎？要不，我還不來報告呢。平生哈哈大笑，站起來，昂着頭道：別的我怕，死是我不怕的，假如……：……秦太太瞪了眼，用鼻子重重的哼了一聲道：你說些什麼？你離開了父親幾天，就說出這樣的狂話來，朝廷的旨意也可以同你鬧着玩嗎？平生只好垂了手站着，沒敢把話接着向下說。鹿小姐道：這話果然不錯。朝廷的旨意，無論是誰，全都違抗不過來的。平生笑道：可別把這樣的大帽子壓我。我不是不離開，不過總想着不會那樣要緊。鹿小姐道：前兩天秦老伯到北京去，大爺實在是應

該跟了去。平生道：北京是首善之區，那不是更難容留嗎？秦小姐道：雖然如此，但是捉革命黨是閉封的事。北京城裏並不拿革命黨。不拿革命黨，自然不拿留學生的。平生沉思了一會子，因笑道：既然蒙着鹿小姐這種好意，特意來通知我，我自當暫時避開一下。大概一兩天還不要緊吧？鹿小姐對他看了一眼，作一些苦笑，依然回頭向秦太太道：伯母我想打算要走的話，就越快越好。能夠到上海去最好，那裏有租界。要不然到天津去也成。她口裏說着，兩手拿了一條手絹，只管在大腿上搓着，好像心裏很焦急，秦太太道：多謝鹿小姐這番好意，我自有打算。但願鹿小姐回公館去，得着什麼消息，還陸續的告訴我。鹿小姐道：那自然，我要能來，一定親自來說。我要是不能來的話，我也會寫張字條，打發可靠的人前來報信。她說着這話，已經是站了起來，手扶了茶几笑道：我要走了。實不相瞞，我還是瞞了家父，偷着來的呢。我只催車伕，趕着牲口走，車子在泥裏滾着，還濺了我一身泥。鬧的這份兒狼狽。我還得趕着原車子回去。秦太太道：那越發是難爲你了。鹿小姐笑了一笑，站起來，半側了身子，低聲道：大爺，您多保重。她說這話時，向平生睨了一眼，早是低了頭，臉腮飛起兩圈紅暈。只瞧她脚步也站不穩，身子幌盪着兩下，倒是很難爲情，平生先站來閃到一邊，向鹿小姐拱了兩拱手。這時，院子外的雨嘩啦啦響着。鹿小姐向秦太太告了辭，繞

着皆沿便走。秦太太一迭連聲道謝。鹿小姐始而飛是沒表示，直至走出了那客廳門，下過一層台階，才回轉頭來很快的向平生看了一眼。平生笑道：鹿小姐慢走，勞步了。鹿小姐隔了罽子又掉過來看了一眼，然後笑吟吟的而去。平生却是垂手站在門邊，只管向了她的後影發呆。秦太太在一邊冷眼看到，心裏已是十分的明白。問道：你又是什麼事出了神。說話時，可瞪了眼睛。平生笑道：我總想着，這位鹿小姐的話，說得過重了一點。像我一個向來不問外事的人，會引起官場裏這樣注意嗎？秦太太道：你以為鹿小姐特意跑到這裏來，是和你鬧着好玩的。這孩子我倒是怪疼的，只是她家把滿漢的界限，看得太嚴了。你想她偷來告訴你這話，扭着一分什麼干系？年頭也變了。若是在我們作小姐的時候，這事就辦不到。平生心裏好笑，臉上不敢表示出來，却昂了頭去看天上的雨？心裏想着，無論母親怎樣見過世面，總是婦女，有許多事情，他是見解不到的。鹿小姐只是借了緣故來多會兩面罷了。慢來慢來，這樣大的雨，沒有緣故，她真有那樣大癡來看我嗎？如此想着，也顧不得母親注意了，跟着向外跑。到了大門口時，見一輛油篷驟車得而的驚，在泥滯地裏，七顛八倒，奔跑着走了。這情形，倒着實教他怔了一怔。這日下午，在家裏悶想了一天。晚間雨住，便打算次日出門去請教郁必來。可是早餐以後，母親又叫到上房，談昨日鹿小姐來得可怪的話。正談畢

呢，秦太太喝道：小三子這小奴才什麼事這樣鬼頭鬼腦的。平生向前看去，可不是小三兒在前面小院子門中間，伸出半截身子，隨後又縮了轉去。平生道：有人找我嗎？說着話，迎了上前去。秦太太道：你們又打算在一處說什麼鬼話，走過來，說給我聽聽。小三兒倒不怎樣畏縮，直走到秦太太面前來低聲道：外面的風聲，可緊着啦。是有留學生的人家，都要查一查。說着，挨近了平生的身邊。却塞了一張小字條，到他手上去。秦太太聽說是留學生家裏，都不免要受檢查，心裏正在惶恐起來。小三兒作什麼，却是沒有理會得到。平生裝着用手絹擦臉，已是把那字條掩在手心裏看過。上面八個字，在古吹台等候你來，平生向小三兒笑道：不用這大驚小怪了。無論什麼人，他們也沒有那樣的大胆，敢到秦大人公館裏來捉人。秦太太道：雖然那樣說，但是他們真要闖了進來，似乎我們也沒有法子可以攔阻他。平生道：總不成他們走了進來，看到了我拉了就走。秦太太坐下了，又捧了水煙袋靜靜的抽着。平生坦然無事的，依然在那門邊站着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有一個聽差搶步進來，手上高舉了一張紅紙帖子，直奔平生面前那上面印着三個杯口大的字邱作民，已經看得清楚，因點點頭道：是那警備道衙門裏的邱老爺來拜會我，來得真快。你是對他怎麼樣說的。聽差道：我回他說，大少爺不在書房，是不是在上房，要先進去看看，平生點頭道：那答應的很好。你就出

去對他說，大少爺早出去了。只知道今天下午在古吹台下跑馬玩，最好是到那裏去尋找。我現在到後面花園裏去。他不走，就讓他在前面小客廳裏等我，也無不可，只要他有工夫等我就是了。說着這話，扭轉身子就向花園裏直奔了去。在那花園角上的馬棚子裏，那匹蒙古馬，已經備好了，平生解下繫在木柱上的疆繩，就跳上馬去。那馬兩耳一聳，掀開四隻蹄子就飛跑起來了，到古吹台去，這也是馬跑熟了的路，出得城來，路上的浮土，捲起一道烟霧，向前飛奔，平生雖想兜疆繩，也有點來不及。直奔到古吹台木牌坊下，它也用不着人的指揮，自站住了不走，這就看到對過樹林子閃了兩閃。平生自笑道：用電話通知。本來比人快，他們早到了，那樹林子裏的人，似乎也知道他已經注意了。當他望了去的時候，一餛飩全縮得不見了。平生將馬牽到台階邊，把馬疆繩拴在石頭柱子上。把兩隻腳登登的踏上了石階，身子一聳一聳的，口裏笑道：我是太太平平的來了，看看我是不是太太平平的回去。料着也不會有什麼事。說畢，哈哈大笑。就在這個時，天空裏起了一陣風，呼呼作響，立刻捲起一陣飛沙，起了雲霧頭子，在半空中飛舞過來，這古吹台第二進的高閣上，八角有檐，全是掛了鉄馬響鈴的。那西風一吹要叮叮噹噹作響。在這曠野的地方，天色本是那樣陰沉沉的。加上風沙一括，四圍渺渺茫茫，全不看到一些充分的陽光。人登了這台上，就感到一種奇異的感想

了。平生先且不到高閣裏面去，站在屋外的石板平台上，舉目四望。只見東南角上，那一片新樹林子，被風吹得樹梢完全歪倒，每棵樹，都像一把掃帚，倒向天空掃帚，橫掃着天空的飛沙。那一陣陣的沙霧，山樹梢頭上橫飛過去，猶之那些飛沙，被這樹梢掃過很遠一樣。有那些高大的樹，被風吹過以後零零落落的樹葉子，在天空裏只管打胡旋，很像小鳥在那裏很急的飛着，有那飛得快的一直飛到平台上來。平生反背兩手在身後，來回的走了幾步。口裏微微的哼着道：鉄馬西風大散關。只在這七個字哼過以後，這手膀子上却被人重重的碰了一下。回頭看時，郁必來却站在閣下的大門裏面，彼此相隔，總有一丈路遠近。不知道他是跳出來碰一下又跳回去的，或者是扔出一樣什麼東西，把自己砸了。於是自己也跳了進去，說了一聲風緊。郁必來笑道：慢說這樣幾個人罷？就是再多些，我們也犯不上把他放在心上。閣樓上預備下了酒，我們上樓去罷。平生本來也不把什麼事放在心上，有了郁必來同伴，那更不含糊。他從從容容的，同郁必來下樓。在這樓上的人，無非是朋友見面，說說笑笑，無甚可說。那古吹台下面的人，却不能自在，眼見得一個人騎着白馬，衝到了木牌坊下去。隨後又看到平台有人張望。這樣大風沙的天，決沒有人有那種興致，跑到這樣的高台上來賞風。因之他們這班人，在風沙裏面，三三五五的一聯，也就走向木牌坊下來。那一匹白馬，大

概也是被西風吹括不過；也挨貼着一塊石台階的後面站定。這些人叢中，早有人喊出來，馬在這裏。馬在這裏。其中有一兩個年紀大些的，這就向大家亂搖着手。正是開封警備道衙門裏的弟兄們，奉了上官的命令，到古吹台來捉革命黨。因爲在茶館酒肆裏聽到老百姓的閑談，古吹台那地方，常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來往。他們推測着，那一定是革命黨在那裏集合。爲了作一網打盡之計，先且別驚動他們，只多派弟兄在古吹台四週候着，雖然到了深夜。也還有人暗暗的監視，直到現在，已經是守候三天了。他們在這裏鬼鬼祟祟的鬧着，當地種菜的黃小辮子，看得是最清楚，在第二日就進城去。把話告訴了平生。平生心裏好笑，想着，我們偏到古吹台去玩玩，看他又能把我們怎樣？所以特意告訴邱作民在古吹台玩。邱作民在秦家聽了這話，心裏倒是一動。心想老早就疑惑秦家大少爺是革命黨，只是沒有十分靠得住的憑據，今日看來，這話果然。外面都說革命黨在半夜裏的時候，就到古吹台去開會。現在他自說要到古吹台去，顯見着他是在晚上開會了。當時告辭回去，就當了一件機祕大事去報告警備道。警備道聽說秦少爺也成了革命黨，却教邱作民再帶二十名到古吹台去，小心辦案。若是秦小爺的罪證不充分，可就不必動手。邱作民當時硬了頭皮答應着劉道台的話，出得衙來，臉上沒有了人色，只將手帕揩着頭上的汗。在身上掏出表來，却已到下午一點鐘，

只好照着劉道台的吩咐，帶了二十名武裝齊備的弟兄，從容走出城去，他本來是可以騎馬在後面跟着的。可是他轉念想着，果然騎在馬上，那不是遠遠的告訴了人，自己是個帶隊的官長？有那毒手的革命黨，老遠的給上一槍，自己倒先送終了，因之同了弟兄們步行，夾在隊伍裏面走着。出得城來，那西北風括得更大，漫天漫地，全是烏沙灰塵散下了的天羅地網。人在這灰沙陣裏鑽着滿身都是灰塵。邱作民說是風沙太大，自己首先在衣袋裏將一副風鏡取出，在眼睛上戴着。而且還把帽簷格外扯得垂下來，直待蓋着眉毛而後已。到了古吹台旁邊，原來在此的巡邏警探，已經有兩個迎上來。警察是大聲喊着邱老爺。邱作民喝道：你以為這是在衙門裏，大聲嚷些什麼？放走了革命黨，你們可担當得起？你們守候了許久，怎麼還不動手？那探警答道：我們倒是親眼看到有人到上面高閣上去的。起初也疑心是來遊覽的人。邱作民道：胡說！這樣大的風，誰跑到這種地方來遊覽。我也知道，你們是胆小，不敢去捉革命黨，現在我奉了劉觀察的命令來，你們拿革命黨不力的，一律重辦。警探聽了這話，對他臉上看看，沒有敢作聲。邱作民道：你們知道什麼，逢到大風大雨，正是打仗的好機會。我們雖不是打仗，可是捉拿革命黨，與捉拿旁的匪徒不同。那要用全盤力量的。趁着這個機會，你們就趕快殺上去。他見着部屬，精神也就跟着來了。一面說話，一面挺了胸

脯子向前走。走到那木牌坊下，忽然有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音，隨了大風，破空而至，立刻就站住了脚問道：什麼？那裏來的這一種聲音？警察對他臉上看看，見他臉上完全現出驚慌的樣子，兩隻眼睛的目光都呆着不能轉動了。便隨手向他道：這沒有什麼關係。不過是閣檐上掛的鉄馬，讓西北風吹得響。邱作民道：什麼，屋檐上還會有鉄馬？警察有一點笑容，想湧上臉來。只是看他那隻眼睛向人瞪着，這笑容立刻收了回去。低聲道：我說的並不是真馬，是那屋角上懸的四方鉄板子，風一吹，板子撞着旁邊的一根小鐵鏈，自然會響了起來。邱作民的臉上，完全佈了灰塵，縱然灌起血暈來，別人也看不見的。他頓了一頓，大聲喝道：屋角上掛的鈴響，我還不知道嗎？我問你們，不是問的這個。現在到了這地方，不用說廢話了，你們派兩個人到平台上面去看看，到底有多少人。上面。在邱作民附近站着的幾個人，都不免面面相覷，誰也沒有答覆一句話過來。邱作民又喝道：你們胆子也太小了，有這麼些個人在這裏，上去看看都不敢嗎？那些警察，雖然覺得這事情很有危險，可是邱作民奉了警備道的嚴諭，前來督促的，若是不去，透着違抗命令，因此大家簇擁了邱作民向石階上衝。邱作民轉着身子，兩扭三扭的擠到人後面去，大聲喝道：你們胡鬧……：……：嘴張開着，只有這四個字，一陣大風，送進他口裏一大把土。他轉過頭來低聲道：打仗有打仗的勢子，捉人

有捉人的勢子，像你們這樣一羣餓羊似的擁到上面去，你們還是自己打自己，還是你們去打人，依着我的話，你們先沉住氣，站定了腳，這一句站定了腳，是大家所樂於聽的，便嘩啦啦的一陣皮鞋響，全站住了。作民對大家望着道：你們先放幾下空槍，嚇嚇那些革命黨。他們聽到槍聲，必然的拼命向外跑。然後我們見一個開槍打一個，一點也不費力，這些人可以全捉到了。這句話也是正合了大家的意思，於是霹靂拍拍的連響了十幾槍。天空裏的風沙，依然在呼呼之聲裏面，一陣一陣的由頭上橫盪過去。當那槍聲響出以後，二三十股青烟，在風沙裏騰繞着，倒也是一種奇觀。可是天空裏雖有聲有色的看去很有些威風，那古吹台上面，却是一點反應沒有。屋角上的鐵馬，繼續地叮噹噹響着，更顯着是空放了。邱作民昂起頭來向大家道：你們看看，革命黨都嚇破了胆子。趁這個機會，我們……你們搶了上去，一定可以把他全捉到了。機會來了，還不上去，邱作民口裏說的時候，兩隻手像擲下婦人轟鷄一樣，只管上下揮動。這些軍警，到了這時，不能不上，大家拚命的叫了一聲殺，直衝到第一進正殿裏去，這個殿，正是一種穿堂式的，前後門洞開，並沒有一個人影子。帶隊的巡官，胆子也跟着雄壯起來，就揮着警察，四面去尋找。三四十個人。各端着上好了子彈的鎗，分着兩班，由後門衝出去，再殺進來，還是沒有一個人。巡官道：我們分明看到

有人上面的，怎麼會不見了，大家更到後面去捉，走走，快走。這些警士們，又拚命的叫了一陣殺，就一直攤到後進屋子裏來。裏後屋進子，是上下兩層。上層是空樓，下層是大殿。這殿裏面，空蕩蕩的。連一張桌子板凳沒有。大家憑了一股子勁，衝到這裏來，以為多少有一點抵抗力發生，不想衝進了屋，却是空的。只落得大家面面相覷，在暗中各是呀的一聲叫起來。巡官先站在門外頭，探頭探腦的望着，把屋子裏看得清楚了，然後也就走了進來，在屋子中間，畢挺的一站，抬起一隻手，向樓口上連連的指了幾下道：樓上一定有人，樓上一定有人。你們先向樓上開兩槍。這些弟兄們，本來怕上樓，聽到巡官叫向樓上開槍，這很可以壯壯胆子，所有拿槍的人都對着樓口霹霹拍拍的開上了十幾槍。這時，只見滿屋子烟霧，充斥着硫磺硝藥氣味這槍聲響過來了，屋子裏更見得靜悄悄的，什麼回音也沒有？邱作民原在外面站着，遠遠的看他們的動靜。後來見槍放過了還是太平無事，料着有革命黨藏在這裏，也都跑掉了。這就跳進屋來叫道：樓下沒有人，難道樓上還沒有人嗎？你們衝上樓去呀！你們手上有槍，還怕什麼？這些人始終沒有遇到一點阻礙，胆子也就大了一些。加上邱民又是拼命督促，不能不上樓了，有幾個胆子大些的。手上把子彈一面開着槍，一面由樓梯上搶上去。搶到樓上看時，那裏有人？後面的這些警士，看到上去人，還是太平無事，也

都放大了胆子，一齊衝了上來。邱作民在樓下很用心的聽着，聽說是果然無人了。也就跟着上了樓。到樓上一看時，樓板正中，有幾張乾荷葉，兀自油淋淋的。兩個空酒瓶子，倒在地上，四週零散着不少的骨頭。分明是有人在這地方飲酒作樂過了。邱作民將腳在樓板上連連頓了幾下，叫道：你們快下樓到外面找去？準把他們找着的。所有的警士們，胆子都跟着大起來了，反正古吹台上沒有革命黨，大家落得抖一抖威風，於是大家嘻嘻哈哈的一擁下樓，就向殿前殿後分批的去搜羅。邱作民兩手叉了腰神氣十足的，就在殿門口站着，一步也不移動。但是看了許久，始終不見着一個穿平常衣服的人，全是些穿青色制服的警察，在面前跑來跑去。這樣紛擾了二三十分鐘。完全也鬧不出所以然來，看看那東北風括得呼呼作響，實是有些不能忍受。邱作民向大家招招手道：總算是你們大意，分明看到有人上這高台上來的，怎麼會讓他跑了？哦！我想起來了。那木牌坊下面，不是聚着一匹白馬嗎？那馬就是秦平生常常騎的，馬不能空來，必是駝着他來的。那麼秦平生沒有來是誰來了？他雖是個留學生，我聽到人說，他跟那些江湖上的人，很學了一點邪術，不定是用了什麼隱身法逃走了，人叢中有人答道：是的！學會了劍術的人，他們會奇門遁甲，遠遠的一道白光，就會砍下人的腦袋。說不定他現時藏在什麼地方，就是站在我們身後！……這一句話不會說完，恰是

半空裏來了一陣風夾着沙子，向人身上亂撲。彷彿就有人在暗暗之中殺了來樣。這一下子，來得恰如其分。嚇得在場的警士們，都猛可的一怔，接着四週張望了去，彷彿就有人追來了一樣。唯其是大家就着心，所以你也回頭看看，他也回頭看看。有兩個胆小些的，心裏一虛，索興走下了兩層台階。這一來不要緊。所有在場的人，全都加上了一層驚駭。有幾位是跟着多跑了幾層台階。餘三十位，索興拔步就跑。立刻一陣嘩啦啦的皮鞋響聲，把所有的台階，完全跑乾淨了。邱作民隨在人叢裏面，是跑得最快的一個，不多一會，把幾重殿屋，全跑乾淨了。大家這樣的一陣風跑着，全都跑到木牌坊下平地上，才停上了脚步，回頭一看，那裏有什麼革命黨？倒是那騎白馬，站立在一邊，垂下頭來，嘴裏不斷回嚼着食料。邱作民道：人是給他們跑了，這也沒有法子。好在還有這一騎白馬在這裏，我們可以把馬牽回城去，多少可以交代一下。人既走了，我們空在這裏守候，也是無用。大家聽說可以回去，都跟着興奮起來，齊齊的呼喊了一聲。雖然那中心的歡喜，所呼喊出來的，聲音還是很微細。但是許多人同時呼喊出來，也就是很大的一種聲浪。邱作民勇氣十倍，牽過那匹白馬來。自跳上去。於是向馬背上，徘徊四顧的很是得意。警士們也像是戰勝了革命黨，歡天喜地的，簇擁邱作民走了。雖然有許多人親眼看到秦平生進了古吹台，並不見他出去，却也並不

以爲奇。其實平生既是到了高閣上，他並沒有遁法，也不能飛，如何走得了。當着這些營士們，一齊殺到樓下的時候，他却同了郁必來手抓着檐角，一個鷓子翻身，身子倒勾在屋瓦上。到了瓦上，兩個人把身子貼靠了屋檐，同作蛇行，伏在瓦溝裏。那些在樓裏的人，越是靠了屋脊近，越看不到屋上有人。在他這左一陣槍右一陣槍向上放着，平生同郁必來都暗地裏好笑。

第二十回

同過鄭州旅窗談大俠
獨來華嶽嶺春覓高人

這樣烏亂一陣，邱作民一羣人，算是功課完畢，等他們去遠了，平生先站起來，因道：今天身上沒有帶火器，便宜了他們，郁必來笑道：我也料着他們決不會上房來尋找的。其實那是我們胆小，不在樓上等着他們。假使我們能在樓口上等住，有一兩個無用的人上來，湊不冷子，將他的槍奪了過來，對樓下那些人開上兩槍，我敢說他們一齊都要飛跑掉。平生首先手抓住屋檐，把身子墜下去。走進樓裏，四週觀看了去，不見一點什麼擾亂過的痕跡。開封城裏開來了幾十名警察，就像沒有到過一隻蒼蠅一般的乾淨。平生笑道：滿清政府，終年花了許多錢，養着這些官吏軍警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郁必來也下來了，他笑道：這樣不是更輕了你們一層掛累嗎？平生扶了欄干，對着開封城牆望着，因道：開封開封，我可要久違了，只是我捨不得……只說到這一句，郁必來便一手搭在他的肩上。笑道：平生，你不能把這話接着向下說。再要說下去，那就英雄氣短了。平生手一拍道：對了，我不應當這樣說。今日天氣，還不算十分的晚，我也可以先趲幾十里路。只是我那匹馬讓邱作民給騎去了，實在是可惜得很。我這樣步行，恐怕走不了多遠。郁必來道：今晚你就在黃

辮子家裏暫住一宿，明天一早，我送你上車站。萬一發生什麼事故，我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平生道：以老師看來，我還不能太平走開嗎？郁必來笑道：就算不太平，他們又豈奈你我何？有我在場送你，大概還不至於出什麼亂子吧？平生聽說，也就微笑着，當時二人冒了大風，步行到黃小辮子家，住了一宿。次日，不等天亮，平生換了短裝，扮着一個小生意販子的模樣，那時，大風兀自未息，他和郁必來，各戴了一副風鏡，背了包裹雨傘：向車站走去，黃小辮子挑菜上街，也直送到車站附近。郁秦二人坐了三等車到鄭州，同歇在東關小店裏。到了晚上，郁必來叫店伙買了兩條黃河鯉魚，分作清燉紅燒兩碗，又切了一大盤醬牛肉，打上一斤白乾，關起房門來對飲，兜上一個大泥蠟台，插了一枝長蠟，二人便在燭光下，隔了棹面對飲，郁必來酒喝了半醉，把兩扇綿紙窗掩閉了。然後笑向平生道：難得你是個世家子弟，肯丟了一切富貴，抬起救國的大事，而且肯和我們這江湖人物來往。平生道：老師伯這樣誇獎，我不敢當。但國家衰敗到了這種樣子，我們年紀輕的人，都應該爲國家出一點力。何況我親到外洋，看過人家那種強盛的樣子，自己有個不動心的嗎？至於富貴兩個字，我本來就看得清淡。再轉念一想，國家若是亡了，我就發了百十萬家財，又有何用？郁必來道：這很見你的高見。唯其是這樣，現在我們要分手了，我要指示你一條大路，去會百年

碰過的一位大豪傑。若見着他。他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平生聽了這話，不由得兩手按住了棹子，突然站起來，瞪了兩隻眼睛，向郁必來望着。問道：老師伯真有這樣的好意嗎？但不知道這人在什麼地方。郁必來道：這人說遠不遠，就在陝西境裏華山上。他和我的師傅老和尚在牛師半友之間。但是他的脾氣，和老和尚兩樣。老和尚是主張出世救世。這位老前輩是入世救世。至於怎樣入世救世，我現在且不說，你若是到了華山上看見了他，自然明白。平生道：華山上都是道士所住的地方，廟也全是道觀。那末，這位老前輩，一定也是道家了。我怎樣找他呢？我又怎樣去稱呼他呢？郁必來道：他的姓名道號一律不傳，我們也只叫道老道。可是你別以為他真是老道，當道士，他是爲了那一頭頭髮。然而這一節你不追問，久後自知。華山最險的所在，都有他的住處。你找是不容易找的。但是每天日起或日落的時候，他愛在蒼龍嶺那條路上散步，你只要遇着了，你不必向他請教，他自然會來盤問你。因爲他一雙眼睛是最能識人的。平生道：這樣說，師伯一定是見過他的了，不知道他是怎樣一種形狀。萬一我在蒼龍嶺遇到了他，他並不理會我，那怎樣辦呢？我明知道是那位老前輩，也不去打招呼嗎？郁必來笑道：你想的倒也週到。但是他那兩隻眼睛，什麼人也逃脫不過去，決不能看到你不理會。我索興告訴你罷，這個老道，看去約摸有六十上下年紀，下巴上一抹

帶蒼黃色的白鬍子。長長的臉，兩邊顴骨上，透着有兩塊紅暈。他身上的道袍，和平常的不同，不是夾的，也不能算是單的，厚厚的一層，像是毡子做的一樣。他手上總拿了一根彎曲的拐棍，細細的，黑黑的。但是你不要碰上一下。你若是碰着了，就有性命之憂。話說明了，你還有什麼問的沒有？說到這裏，端起棹上的酒杯，喝了一口。兩手按了棹沿，向平生臉上注視着。微笑道：若是別人我也不肯引見。因為你已經也是有一番救世深心的人，這正合了他的脾胃。平生，喝！喝！喝！一大杯。你見着這個人，你的事情就大有可爲了。先喝這杯酒。恭賀你大事成功。他說着話，自斟上一杯滿酒，同時也向平生杯子裏滿上了一杯。口裏連連的叫着喝。平生見他如此高興，也就陪了他痛飲一番。雖然還有許多話是要問的，心裏這就想着，在他的酒興上話都說了，怕他後悔。等等他明日酒興完了，再詳詳細細的請教罷。當時酒喝了個八成，各自安歇。一覺好睡，到了次日早上，睜眼看來，在大坑上却看不到有人。郁必來已是走了。平生一個翻身坐了起來，向對過坑上檢查了一番，所有郁必來的行囊雨傘，一齊不見，談話時捲的紙窗依然封閉，房門却半開了。假使他偶然出臥室去一趟，決不把東西帶走的。於是叫了一個伙計進來，問道：我們同伴這個老先生到那裏去了？伙計且不說什麼，却在身上掏出一張字條來，兩手呈給平生。看時，上面寫了四大字，後會有期。

平生擇着字條，很出了一會神。看到字條上的筆跡正是郁必來的字，那是他走了無疑，也就不再去惦念，當日寫兩封家書，一寄北京的父親，一寄開封的母親，託小店雇了一頭牲口，就向陝西去。路上所幸天氣晴和，只走了五天，便到了潼關，在潼關歇了一宿，次日從從容容的，到華嶽廟與上安歇。由華嶽廟到華陰縣是五里路程，華陰到華山脚下玉泉院，也是五里路程再上便是登山了。平生打聽得清楚了，第二日絕早起來，飽餐一頓，把行李都寄存店裏，只帶了一口袋口糧，就出門上山，恰好有一批遊山的遊客，大家同道行走，倒也不見寂寞，由玉泉院後身，走到山中間，顧了澗登山，一直二十五里，節節上升。直到了青柯坪，在山澗兩邊山峯，直刺青空，中間閃下這條山澗，澗裏大的石頭像房屋大，小的石頭，也像棹椅，雜亂的堆疊着，僅僅有一線清水，在石縫裏鑽引。行人或在澗邊小路上，顛倒踏了石級，或在乾澗裏繞着亂石蹦跳，這已經現着山路有些艱難了，路上不斷的有些遺觀都是鑿了石壁才空地基來的。像大上方小上方兩處道觀，索興是在石壁上嵌着的石屋，上下無路，只見懸梯垂到山澗裏面，人抓了懸梯上去，這山路的艱難，也就可以了，平生一路賞玩着，步行稍遲，到了青柯坪，已是正午的時候了。這青柯坪是一個獨立的山峯，除了朝北是一條山澗而外，四圍都是大山包圍着。由青柯坪東邊，彎了一道窄小的乾山溝，曲窄的向前走

到了終點，却是在石壁上刻了三個大字，回心石，原來蕪路可通了。平生只看那羣遊人議論紛紛的，道着此山難上。自己倒不怎麼介意，在一羣人後面閑閑的看。原來這個地方，並沒有山路可上，只是在光板板的萬丈斜坡上，裂了一條口子。由這條口子縫裏，隨着高下，鑿了層層的石級。由石縫的口子上面，垂下兩條粗鐵鍊，上山的人，就抓住了鐵鍊，緩緩的爬了上去。在進石縫的起首點，仰頭向上看去，只是在這青隱隱的黑弄裏，看到最上層一點白圈，那就是天了。平生對於這山道，越險越感有趣味。先在山洞下面，只是看這羣人上山，自己並不動脚，見所有的人，手抓了鐵鍊，一齊都到了此縫上層的洞口了，平生並不抓鐵鍊，鼓住了一口氣，將身子向上一竄，其間並不停步，直奔上去，原來這地方叫千尺幢，是上華山的第一道險要。凡是胆怯力小的人，看到這難上的情形，不敢再走，就由山口子下面回去，所以望到進口那個山坡就叫着回心石。雖然腰腿十分強健的人，到了這裏，因為石級太陡的原故，總要抓住鐵鍊子從容的上去。而且走到半路，總還不免休息一會子。像平生這樣開步之後，一口氣奔到山上來的，那還真是少見呢。這千尺幢的上面，是一個洞口，在洞口上有兩塊大板。作了洞門，只要向下蓋着，就沒有了上山的路途。在這洞口外面，乃是上下層石壁，閃出來一個平坡。老道們在懸崖上用木料支住了兩間木屋，聊避風雨，石坡上擺

了兩三套棹椅，作爲遊人歇足之處，由這石坡上再由石縫裏鑽上去，那就叫百尺峽。乃是到五峯處的一把總鑰匙。上下山的人，到了這裏全累了，都得休息一下。平生一口氣竄出了這裏的洞門，在石坡上休息的人，有的站在洞口，看到他這種精神，都哄然的一聲。平生到了石坡上，站定了脚，也向大家微微的笑着。這裏伺候茶水的老道，隨了衆人的哄笑聲，也就迎向前微笑道：這位先生，脚力很好。平生一看這老道，身上穿一件短的衲襖，白布大領子，藍布面子。頭上梳攏着一個朝天牛心髻，沒有戴帽子，也沒有戴網巾。唯其是他這樣短裝打扮，看出他兩隻手臂，是相當的粗壯。臉腮上雖然也長了幾撇鬍子，但是兩面顴骨上，透出兩塊紅暈一些兒不見着衰老的樣子。心裏這就想着，莫非這個老頭兒，就是郁必來所說的那位俠客吧？因之當他走近來的時候，平生很向他臉上注視了一會，很怕他說自己的本事了不得，却向他笑道：在學堂裏當過學生的人，常常的練習着走路。其實論起力量來，你們貴山老道長，那一個也會比我強健。那老道聽說，哈哈的笑了。平生望了他道：老道長，你笑我這話不真嗎？那老頭笑道：聽你先生的話，倒好像我也比你強。我都八十五歲了。他說話時，揀了銅壺將左邊棹上的一雙空盞碗，泡上了茶。點點頭笑道：先生你請喝茶吧。這些遊人。聽到老道說有八十五歲，哄然一聲的相應着。對了老道望去。平生讓着那老道，也在

棹子邊坐下，笑問道：你有八十五歲了，還在這地方吃這樣辛苦。你看，這裏向上是百尺峽，也險的不得，向下是千尺幢，也險的不得。這裏光石板上，週圍不過五六丈大小，道長就在這裏過日子。老道笑道：這是無所謂的。我們出家人，只要有個山洞子，讓我們修身那就好辦了。唯其是這樣吃苦，才能夠活到八十多歲。這山上年紀大的人多了，有幾個上了一百歲的。幾棹的遊人，聽了這話，全都注意起來，把臉望了這老道。但是他態度很自然，將棹上擺的兩碟紅棗和核桃，只讓客人吃一點。平生看着是機會了，因笑道：是的，我也聽到說，華山上專門出奇人。這幾位一百多歲的，想必都有絕大的本事。老頭哈哈笑道：本事？人到了一百多歲，那也是個廢物了。認識字的，看得懂經書，還可以靜坐悟道，有不認識字的，那只有打坐一個法子的。平生聽他的話是脫口而出，並不會藏着什麼機密的，這就笑道：也不盡然吧？真有本領的人，年歲限不住他。你們全山相信的陳搏老祖，不是很大年歲的人嗎？老道笑着拱拱手說：不敢不敢！怎能比他老人家？那是仙人，於今那裏找去。平生一看這老道雖是出家人，慢慢的有些露出俗氣。說他是俠客，那竟是罵俠客了。因笑道：老道長，你說仙家這種人，世界上到底有沒有？我想華山上就有。老道說：這是一坐仙山，當然有仙人。不過我們肉眼凡胎，却是看不出來的。仙人他會變個平常人，也會變山上一棵樹，也

會變天上一隻鳥。說不定我們眼前這些人裏面，就有一位仙人，但是我們那裏看得出。他如此一說不要緊，大家全把眼睛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看看到底誰是神仙？不到三分鐘，大家就哄的一聲笑了出來。平生笑道：不用張望，大概這位道長不是神僑，我就是神仙。這話說畢，大家又哄的一聲笑了出來。在這平坡上面，是百尺峽的洞口，當大家哄笑的時候，就有一個道童，由那洞口裏伸出頭來望了一望。平生拍掌道：說神仙神仙就到了。那道童只有十四五歲，頭上梳兩個丫髻，穿件藍布短道襖，圓頭胖臉，兩隻大圓眼睛，走到了這平坡上，倒是睜開兩隻大眼，向這些人發楞。平生道：大家不要說這些吧，把這位道童哥的臉色，都嚇紫了。那位老道說，不要緊，這位小哥就有點傻。見了人不大會說話，只翻了眼睛看人，我們就叫他傻道童。他見了人向來就是這個樣子的。那道童聽了他這樣說，索興走到平生這邊的棹子邊來，露着牙對人傻笑。平生笑道：若照人相看港來，這位道童哥得天獨厚，他一定可以活到一百多歲。那道童翻着兩眼對平生看了一看。張了大嘴笑問道：這位先生，今天趕到北峯去安歇吧？我同你去報信。說完了這話，他扭轉身子，就向百尺峽裏面走了去。平生道：呵！這是道院裏接客的。老道笑道：他接什麼客？他就是個傻子，每日無事，就在山上亂跑。平生道：山上這樣的險地，我們爬一次也就夠了，他能終日亂跑嗎？老道道：所

以他是個傻子了。平生談過了這些話之後，也不把這道童放在心上，隨了這些人再向上走，原來華山下。只有一條路上下。上山的客人，多半是下山的時候，再會茶錢的。這百尺峽和千尺幢險窄差不多，都是一條石縫。由石縫裏鑽出，再經過糊猴愁老君犖溝兩處險地，這裏是在山峯的一邊，就着石壁，鑿開一條石級小路，由上面垂下一條鐵鍊，攔住在懸崖之上，人就扶了這條鐵鍊子緩緩的上去。窄的地方，只能容人側身陡走。加之石路不平，只見那一羣遊人，零零落落的走着，都是走幾步就休息一會的。平生原是在最後的一個走着，一陣風的跑着，却是最先一個的，把老君犖溝跑完。站在山口上問來路看了去，回來上山的人，還有看了去只剩一個黑點的。那些跑上山的人，都向他笑着說他跑的很快。平生等着這些遊人到齊了，然後一同走到北峯廟裏來。當晚，就在北峯住歇。由北峯廟裏，憑欄向南看去，只見一道山路，順了山顛：鑿着石級，一層一層的上，直達到半天雲裏。據老道說，那就是華山有名的閻王邊蒼龍嶺。當年韓愈曾在這裏投書大哭。平生倒不要去考古，一聽到蒼龍嶺三個字，就聯想到郁必來所說的那位不可一世的俠客，就出在這蒼龍嶺上的。次日天色剛明，就跳下了床，推開窗子一看，還沒有太陽光，按着時間說，這正是去找那俠客的時候了。忽忽的，洗過一把手臉，也不問老道索飲食，送了老道一兩銀子的香火錢，就出門向蒼龍

嶺大路走了來。這條路不但是險，而且是很長。顧腳走去，沒有一尺路是平的，可也沒有一個地方能寬到三尺。先到了闔王邊，這裏西邊是高上白雲的削壁。東邊是萬丈懸崖，向下看去，只覺青隱隱的。人就在這上不靠天，下不靠地，那一尺多寬的石級上走。而且這條路窄的所在，還得一手拉鐵鍊子，一手扶着石壁，才可以緩緩的上去。平生心裏也就想着，這個地方，若是每天能跑幾趟，不必說別的什麼，這兩條腿功，的確不同平凡。那週身筋骨練到了什麼程度，是更不待言。郁必來所說那位老俠客，每日在這裏奔走，不是一個俠客，也是一個奇人，這非見着他不可。於是一口氣奔過了闔王邊，又接着上蒼龍嶺。這條嶺在沒有到以先，是不能想象它的陸險的。這嶺乃是山嶺的最高所在，兩邊削壁向中間併攏起來，山嶺成了鯽魚背。在這鯽魚背的山嶺上，寬不到三尺，拱在長空四面無靠。向東西兩邊望去了，全是萬丈深谷。加之路又很陡，只要走上七八步。那就喘息一陣，不過在這脊嶺上，釘上了短短的鐵柱子，由鐵柱子上攔住了鐵鍊子，人就扶鐵鍊子，戰戰兢兢的走着。因為扶了鐵鍊子的人，全是俯了身子向上走的，眼光只看到眼前兩尺路的石級，兩邊的懸崖，全看不到。不過那呼呼的風聲，却在耳邊不斷的響着。平生先是一鼓作氣的竄過了闔王邊，後來到了蒼龍嶺，這口氣實在轉不過來了，也就站在嶺脊的一塊拱出的高石頭上站定腳，四週去觀望。

果然的，除了南向的峯山擋了視線而外，回看昨日所到的北峯，已是矮在雲霧下面。那北峯的道纜，縮小得像一隻鳥籠。去看左右的山峯呢，一層層的向外推了開去，一層層的也向外矮着，格外覺得自己這條身子，是站在九霄雲外。心裏也就想着，這要是引起別人的注意，那就非有一種特別的舉動不可。於是把兩手掌合攏了嘴巴，放開了嗓子，作一種呼風的叫喚聲。這樣叫喚了四五聲，只有那峯外的風，由身邊吹過扇動了草木唼唼作響，却沒有別的回響。平生又站着凝神了一會，向南看着蒼龍嶺的山巔，依然在半天空裏頂着，這就鼓了勇氣，繼續的向上走。直把這一條長而且險的嶺脊爬完了，才站住了脚。這是不是把蒼龍嶺完全走過了，還不得而知。天氣既早，並沒有遊人，有話也無從去問。他躊躇了一會，就在石頭上坐着，心裏想着心事，口裏喘息着，大風呼呼的在耳邊響，這一種境界，真是要說也無從形容。這時，太陽已經出了土，照着一片焦黃的顏色映在煙霧迷濛的山色樹影裏。天空上起着片段的白雲，鑲嵌着金紅色的絲條，閑閑地掠着山頂而過。直到此時，還不看到那末一個老道出現。同時，山下出發的遊人，也就陸續的上來了。平生看看這樣子，今天是無法遇到這位大俠了，也就隨了衆人，漫遊北峯以上的四峯。到了下午，依然回到北峯來安歇。而且故意就攔着蒼龍嶺上，度過那日落的時間。但是經過了這度黃昏，依

然不看到那老道。當晚平生同北峯的道士說過，愛華山的景緻，要多耽擱兩天。第二日還是照樣，又上蒼龍嶺。今天是預備好了的，帶了乾糧水果，到了蒼龍嶺上，就在那裏休息着，並不走開。在中午的時候，倒是會着了百尺峽見過的那個傻道童。他見平生坐在路邊石頭上，這就笑道：你有些走不動嗎？上面有個金鎖關，也可以歇歇腳。何必在這空山上歇着。平生道：上面去過啦，我知道。我是要在這裏等一個人，那道童對他臉上看看，表示着一種奇怪的樣子，接上又是裂了嘴角一笑，他自回身走了。平生對於這童子也沒有加以理會，還是在蒼龍嶺上走走坐坐。上山的遊人早已絕跡。下山的遊人，趁着光亮，也都紛紛的走去。蒼龍嶺上，又寂寞起來。平生坐一會，又站起來觀望一會，實在不見有俠客之流。郁必來是決不會把話來騙人的，莫非這位俠客，不遲不早，就在這個時候，離開了華山了。想到這裏望到西邊山頭上，一輪硃紅塗抹着的圓球，已接近了山頂。同時，在西邊山頭，滿佈了金黃色的雲彩，和山頭上青烟翠靄相接。看看當頂的天色，已由藍色變成了灰色。深谷裏露着兩三星燈火，是那地方，已經先行入夜了。這山頭上過去的風，也不像白天那般溫和，吹到人身上已經有些涼颼颼了。平生料着今天又是空候，且等明天吧。正這樣猶豫着呢，忽然身後有人叫道：這位先生，你好大的胆，太陽快落山了，你還在蒼龍嶺上逗留不走。平生忽然聽到有人說話，倒吃了一驚。

2

Blue ink markings